剛齋集

卷七

狀

附錄

共七

Opportunity

剛齋先生集卷之十三目錄

行狀

過齋金先生行狀 半藁

剛齋先生集卷之十三

行狀

潭谷宋公行狀

公諱周相字文輔恩津宋氏著自高麗判院事諱大原名行傳世有諱明誼官司憲執端與鄭圃隱諸賢相推重入我 朝雙淸堂諱愉隱德不仕西阜諱龜壽官奉事孝友出天習靜諱邦祚文科佐郎淸直著世爲人所欽誦公卽習靜公之五世孫也高祖諱時榮號野隱丁丑虜變以太僕主簿取義於江都 贈議政府右叅贊謚忠顯曾祖諱基隆質直好義自野

隱公殉節斂跡自廢除祭奉察訪皆不就祖諱元錫號蒼巖官翊衛受學於尤菴先生士友推服焉考諱達源有至行而不幸早世妣文化柳氏進士畦之女肅宗乙亥公生于清州馬巖里資性聰敏正直篤於孝友自幼不欺長者受業不勞師教稍長頗重厚沉默先輩長者一見輒有稱家之譽未冠遭外艱執喪盡禮伯氏慮其毀病勉加食飲公雖強遵而雖蔬菜稍美猶不進自痛早孤終身無芬華見童子而凶服者輒爲之泫然奉偏親周旋左右不忍暫離及往來錫館未嘗有旬望淹在錫館一日忽心動汗出促裝

而歸則慈候不寧此豈非至誠所感耶庚子遭內艱毀瘠危綴而衰絰未嘗去身旣葬廬墓下晨昏哭墓祁寒盛暑罔或廢闕任情過哀所伏苫薦因淚而腐伯氏清羸善病公殫心醫治奉之如嚴父小無違越及宗家以喪禍遷移拘於事勢遂分居數喚地而常源源往侍助相祼薦講磨道義極其湛樂姊鄭氏婦早夭無嗣公傷念不已其忌日適公生朝家人欲設酌則輒不許曰永感之人晬日設酌吾滋非之又況孔懷痛切之日乎嘗曰宗子承家主祀可以致孝於無窮而支子則三年喪畢無可追報之地惟墓道凡

百粗可效誠謁蒼巖公及先府君墓文於丈巖陶菴屢返而獲成野隱公墓碣久未刻竪力綿故也公以爲世益遠情益疎恐未免因循埋沒凌意經紀費盡精力首尾六年乃得竣役將次第以及於近世而存遭憂禍未得遂意終身以爲恨公從叔無後家欲立后將以公上言立案公聞極驚駭曰無受命處而出繼即所謂與爲后者也豈非無倫乎非但禮律甚嚴且有先賢明訓不可不以死爭之即馳入京經歲周旋竟得歸正而旅邸寒暑喫盡辛苦遂成痰喘之證沉痼數年卒于 英宗壬申四月七日壽僅五十八

公病革精神不少爽扶起而坐曰今日乃先人喪餘之日痛慕之懷豈不倍前耶吾之病勢難保晷刻而兩世同忌日則子孫參祭亦有難伸情者苦待明日是吾心也呼諸子各因其材性而飭勵之且書訓辭於冊子以遺焉翌日命正床席盥手足儼然而逝從容整暇少無怛化之意非可以驗素養者耶八月十二日葬于文義縣楮子山三省洞小堤上負庚之原

公姿相豐偉儀觀莊肅德性純正志操廉貞平居常儼然端坐急遽無疾言燕閒無惰容望之可敬卽之可親胸懷寬廣不露圭角而至於據義守正確乎難

尊讀書史觀古人嘉言善行必擊節稱賞博覽傳記過目成誦綜核禮書精究常變有以疑文叩質者應答無滯未嘗以學問自居餘事文章紆餘霶霈亦不以著述自任左右經史沒身撥究心近及程朱諸書常留案上於百家語亦無不傍通其微辭奧義隨手劄記者十餘篇多有前人所未發最是程書分類中絡角二字文義艱阻公積年思索終未曉解常往來于心矣嘗夢陪尤菴先生先生拈之使前日程書固多難讀而絡角二字明是字誤余曾見他本則作統體若以統體讀則文義乃通覺來取考程書若作統

體果似可通遂記夢以志之嗚呼此非公思索之切精神之極而有所感通也耶其亦異矣公沒申滄洲大來金渼湖元行以書致慰於公伯氏有天喪斯文忠信好學何處得來樂善嗜義無愧古人等語一時名勝之所推重蓋如此平生酷好山水名區勝境足跡殆遍佳辰令節或與數三冠童携壺徜徉於水石間而歸喪祭一遵家禮冠昏皆倣古以行待人接物必致款曲而隱惡揚善故賢愚貴賤莫不心服娶配月城李氏學生端蒙之女草廬諱惟泰之曾孫有女士稱配德無違有五男二女男長輝道早沒無嗣次

燁普次輝大次煥挺胄后圭養後孫次輝修亦早沒無嗣女適趙應煥金在輝寅輝申側胄輝普男復圭胄后從叔奉忠顯公祀次命樞得圭衡圭徽圭衛圭女適進士金偉府使吳亨喆輝大男顯圭頤圭女適李　朴　得圭男欽奭文學欽九欽成縣監胄后郎我子女適鄭洛衡圭男欽魯欽喆欽夏欽殷女適李　李應老徽圭男欽翼欽龍女適鄭　衛圭男欽嵩女適具琳李碩彬趙性愚金錫昊顯圭男欽說欽清胄后女適李鏗閔致仁頤圭男欽剛女適朴華鎭玄孫以下不能盡錄嗚呼公生忠孝之門篤

性理之學其所抱負實有未易窺測者而恬靜自守
一命不及天又嗇其遐齡甚可慨惜也公所著若九
菴集劄疑華陽誌等編豈不有功於斯文而闡明乎
文義者耶公諸後孫屬余爲狀余㓜侍我王父膝下
耳熟於稱道公昆弟德學不敢以不文辭謹就其家
狀而隱栝之如此以竢立言之君子云爾

三湖崔公行狀

公諱鳴海字亘源崔氏籍海州麗朝有諱冲設九齋
敎授生徒一時宏儒碩德多出其門官太師謚文憲
世稱海東孔子卽其始祖也其後有文和公諱惟善

良平公諱思齊暨文淸公諱滋忠憲公諱有涉世濟其美遂爲東方著姓至領將郞諱安澤見麗德日衰遯于南郞公之七代祖也曾祖諱慶雲進士壬辰島夷之亂與仲氏承旨公慶長季氏忠毅公慶會倡義旅丁酉再糾率鄕兵把持縣東島城遂立僅鄕人立祠俎豆之祖諱弘載正言昏朝廢　母抗疏見忤黜爲蔚山判官以卒考宣敎郞諱光憲妣羅州羅氏縣監德峻之女公以　萬曆丁未生器宇峻整志節介確八歲受曾史至唐賀蘭進明不救張巡問曰何不告于天子奪軍討賊師大奇之曰天子入蜀號令

不行不能如汝所言也乃曰唐之禍亂專由此輩之
握兵而其不亡者實賴巡遠諸公奮不顧身效節立
慬之功也聞者皆竦然異之及長沉潛乎經學激昂
乎忠義嘗曰我國壬辰後保有疆土安養民庶國而
君臣家而父子者莫非 神宗皇帝至恩盛德而况
我家忠毅公三川公殉節立殣之後賊徒必欲甘心
屠戮吾門而幸賴 天兵掃蕩覆巢餘卵得以保全
到今不絕先祀者 神考之德似若偏及於吾門也
蓋公忠義之性根於天賦而其蓄積慷慨思欲報效
者已有素矣及丙子胡亂京城失守南漢受圍公夫

痛曰我國之於　皇朝義則君臣恩猶父子而不能舉義討虜反受其鋒此正主辱臣死之日也因設義兵廳於所居三川里罄竭家財辦備軍需約束家僮以助兵力曉諭鄉黨子弟抵書於節義家後孫勉以赴難敵愾之義遠近響應遂部分隊伍整陣西上時公年已三十未及有嗣謂其弟進士翼海曰余以早孤之身又未有子今日之舉不可望生還此後門戶之事君所擔當勉之勉之軍行之日裁帛大書　神宗皇帝神位揭奉于軍中行陣約束必告之而後行衆皆歡欣義氣自倍忠毅公嘗奪倭將寶刀用以殲

敵及其殉節送于仲氏承旨公用於義陣遂爲公傳家物公之舉義常坐持行帶以助兵威以勵衆心曰此足爲殺胡快劒與諸義兵到淸州聞城下之報遂痛哭還鄕著南歸賦以見志絶意世事自稱大明遺民與李氏講究經義以敎諭後人爲己任常以三川竹隱公之忠義名節勉勵子孫沂川洪相國命夏嘗宰本縣素服公經學志節及其秉銓貽書於公曰此處學者之大節獨善非君子之所樂引大易隨時之義以示薦進意公答以進退之際當自審其所爲引易觀六三觀我生之說以拒之優游自靖以終餘年

崇禎二十三年庚寅卒享年四十四墓縣南江南谷酉坐原配瑞山鄭氏監察斂求之女幽閒貞淑婦德咸備合窆公墓有二男三女男長搏文章行義克世其家早卒未究所蘊次抗女李漢佑金斂舉李彥嗣孫男彥泰彥衡彥崧彥華彥恒俱以學問鳴世世稱五賢彥泰克遵先烈訓迪諸弟彥崧受業於農巖金先生門以孝　肅廟朝給復曾玄以下不能盡錄嗚呼公以忠義之性兼學問之力既切風泉之息恆蓄慷慨之志曁乎丙丁之變白衣奮袂糾合義旅特設神皇神位郎睢陽設畫像之意也及天地飜覆遂斂

跡林泉引義自靖當路賢宰必欲汲引而以書辭却隱淪以終噫公嘉言懿蹟宜多可書而土鬯之家累經回祿可以考徵者只此而已然大節如是餘何必詳乎哉公之七代孫上舍煥潤百舍重繭跋涉冰雪以張君憲周所纂次家狀來示余請隱栝余辭不獲強病就加點竄如右以俟知德者考信焉

菊塢金公行狀

公諱勉恒字士安菊塢其號也金氏系善山勝國末有諱起官廣州牧使始見可譜至我 朝有諱就文號久菴受業于朴松堂英之門官副提學爲 明宣

間名臣是生諱宗儒從牛溪成先生學而爲沙溪金
先生所友善是生敎官諱翊與伯氏諱鞏疏辨文師
誣事實具載吾先子文正公所撰兩世墓表是生諱
時顔卽公之高祖曾祖諱相鉉陶菴李文正公撰墓
表祖諱宖鍊生員考諱履遜志行高潔士友推重妣
晉州姜氏正郎錫泰之女公生於 英宗己未幼岐
嶷不妄嬉戲先府君性嚴有法度敎以義方及長文
辭贍敏筆法端楷出遊場屋屢屈曹偶婦黨諸昆季
皆以武仕州閫勸公投筆公謝曰武而富貴不如儒
而寒素庚辰丁外憂守制如禮三年不見夫人面戾

寅從渼湖金文元公於其胤永同任所受大學近思錄等書文元甚加奬許手書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勿忘勿助等字以勗之公遂專心向裏不屑屑於舉業未幾文元沒公隨柩至渼上旣葬而歸以登門未久不得卒業爲平生恨遇忌日必行素幼受業於村學究是爲句讀之師而亦尙到老稱慕而不名焉丁酉中增廣生員第二名辛丑丁內艱守制一遵先師居喪雜儀自是絕意進取淨掃一室端坐終日四書六經循環熟復遇會心處輒手抄以資便覽與伯氏上舍公友愛篤至白首同居未嘗暫離或有病則周旋

方右夙宵靡懈篤於追遠哭人喪餘哀慟若袒括時遇
國恤必食素居外聞親戚知舊喪爲位而哭亦不御
酒肉待族黨恩意款洽時爲花樹會以盡歡誨後進
先行義而後文藝與人交久而能敬雖嘗遊從親熟
旣貴顯則一不迹其門嘗曰老而讀書覺得意味滋
長義理益明每晨起朗誦四勿箴及西銘三數遍曰
求仁之方其在斯矣劬書益篤殆忘寢食子姪輩或
諫止則輒誦朱夫子且將餘日付殘編之句尤喜讀
朱子書嘗戒子姪曰世有以見解不合於已而妄加
詆毁於先輩是吾所甚惡也有以人物性同異來辨

於公者莫說甚長公曰天人性命非淺見所能窺測吾輩只得各尊所聞而已莫人乃謝公嘗往省文元墓入石室院與士友講學三山齋金公甚許之李公運永之宰黃澗約會於寒泉院講論三日以爲南州高士書贈招隱操公雅好佳山水嘗遊淸凉謁退溪祠入太白山與諸同志講周易及太極圖又嘗遍觀湖嶺間海山之勝而歸曰庶不負今行矣每遇佳辰令節與六七冠童徜徉於家前湖上酒後微醺或負手散步或燕坐舒氣恬愉夷曠翛然無物累賓朋之來與之談經話詩絕不及時事金尚書履度同門而

素相善嘗語人曰吾堂叔門下實心飭行惟金友在
使之沉淪是吾輩過也及金尚書魯應按嶺節以老
僉愈研經文學有裕薦于 朝公聞之蹙然曰刺史何
從聞我而有是舉也聲聞過情君子恥之疾革猶手
不釋卷誦朝聞夕可之語告諸子曰近構先狀將乞
文於立言君子今病已矣爾其成吾志否至屬纊猶
申戒之諸子請教曰與人不校可以終身行之以戊
寅二月十四日終于正寢享年八十葬于府西下松
向午之原從先兆也配咸安尹氏通德郎命鼎女甚
有婦德六親咸宜生先公一年沒亦先公三年而合

窆焉有三男一女男墉生員出爲伯父后次墣次燉女適朴來復墉一男錫炯墣四男一女男錫耆錫耉錫耋錫孝女幼墩二男三女男錫模錫奎女適李鍾福李邁信申在洙朴[illegible]二男二女男龜夏象夏李翊信金炯淳其壻也公長身疎髯美目廣顙氣宇軒昂風儀峻整持論簡重行己謹飭處閨門和而義訓子姪慈而法固莫天禀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嗚呼詩禮公家之茶飯也孝友公家之箕裘也就正於賢師而反躬實踐絶意於當世而歛跡愈晦沉潛經籍晩覺眞腴之味優游山水雅有蕭散之趣槩

公平生不賢而其能之乎公爲文肆筆而成不事雕琢而辭理俱到自然可愛惜乎散佚而不收有詩文若干篇藏于家余與公生幸並世而未獲英聘公之兩胤孀壻以公遺意托其先墓文固不敢當而亦不獲終辭今壻又懇狀公德觸冒積雪逼歲相守誠孝尤可尚遂就家狀撰次如右以俟立言者採擇焉

學生宋公行狀

公諱灘普字景淳宋氏系出恩津祖於高麗判院事諱大原衣冠名德譜不絕書中葉有西阜諱龜壽與弟圭菴諱麟壽聞望表一世居憂有白鸞巢廬之異

再傳至習靜諱邦祚以清名直道顯習靜之子諱時榮號野隱與尤菴先生爲堂兄弟丁丑難有大節贈參贊謚忠顯公其五代孫也曾祖諱元錫號蒼巖受業于尤菴先生先生亟稱之官翊衛祖諱達源有行無年士友惜之考諱周相經學行誼大爲士友所推重隱德不仕妣月城李氏學生諱瑞蒙之女草廬諱惟泰之曾孫也以　英廟己酉三月七日生公形貌魁偉氣質純厚自幼不欺長者言笑簡重喜慍不形已儼若老成人旣長擩染家庭益寬厚莊重身不設惰容口不道俚言又不喜聲色奇巧之玩凝神靜

慮德象儼然家素窮空處之泰然養親之際菽水難辦而亦不形勞悴之色前後亘創哀毀過情野隱公旋間在永同舊基而漂沒於壬子大水公竭力周章因其基而重建之及其廟主之祧遷將埋也公不勝傷盡曰我祖之貞忠大節炳若日星將與天壤無窮而與等閒情盡而埋安者同歸則千秋萬世孰曰有公議亦豈曰有後孫哉乃於甲辰秋鼓士林叫　天閽竟蒙不祧之典士友爭出韻語以稱美之在京邸聞胡勑入來遽出城而避之正朱夫子所謂萬世必報之讎而亦可謂野隱公有後矣友於兄弟信於朋

友修身而儉勤備至齊家而和順成法家人子弟或
有過亦不顯言督責而使之自知其非漸至於善豈
非所謂不威而嚴者耶末年嘗再登蔭薦而竟不做
公論惜之公素無疾恙丙辰秋入季子東峽寓所忽
發眩暈疾以十月五日考終及葬期已屆而山地未
卜諸孤方焦遑罔措有乘夜來告者曰某村後某山
古來稱吉地而以其近於大村故他人不敢生意至
於先公仁德入人孰敢有言吾亦某村中人而恐取
怨於諸人故不敢顯言云遂依其言往占卽文義北
小堤上甲向原也以其年十二月遂克襄事此其忠

信之素行於州閭而人自感服者歟配密陽朴氏通
德郎致益之女江叟先生薰之後也配德無違有五
男二女男長復圭啚后從叔奉野隱公祀次僉樞得
圭衡圭徽圭衛圭女適進士金偉府使吳亨喆僉樞
男欽奭文學欽九欽成前縣監啚后卽我子女適鄭
洛衡圭男欽魯欽喆欽夏欽殷女適李　李應老
徽圭男欽翼欽龍女適鄭　衛圭男欽嵩女適具
璘李碩彬趙性愚金錫昊曾玄以下不能盡錄嗚呼
公孝友惇於家信義孚於人平日懿行固多可書而
余老病無文無以闡發幽潛謹就家狀略敍如右

僉樞宋公行狀

公諱得圭字德叟我宋系出恩津以高麗判院事大原爲鼻祖其後有司憲執端諱明誼與鄭圃隱諸賢爲一時所推重逮入　國朝有若雙淸公之隱德西皐公之至行傳芳襲徽爲世艷慕自西皐三傳至忠顯公諱時榮　仁廟丁丑以司僕寺主簿首先取義於江都卽公之六代祖也高祖諱元錫官翊衛號蒼巖曾祖諱遠源祖諱周相號潭谷以文章行誼見重於士友考諱潾普三世故不仕妣密陽朴氏通德郞諱致益之女公以　崇禎後三壬申正月二十四日

生幼而溫順日用動静惟長者是聽與同隊遊戲坐
云立云亦無所崖異見者皆以爲太柔及長寬厚沉
默而喜怒不輕發淳謹慈良而孝友以爲心凡事質
而無華惟純實做去蓋其禀於性者然也及其有室
親益老而家益落遂躬耕以供菽水原野暑雨沾
體塗足而晨昏之際不見勞悴之色勸二弟使就學
時或見其放浪則輒戒之曰救飢之策吾自爲之爾
等其刻苦下工勿墜先德自古及今未有食力而亡
其身者多見不學而喪其門者於凡物雖草芥之微
必收藏而待用人或譏之則曰不但吾性素乃爾有

物則必有用陶廣州之竹頭木屑亦皆有用時也天下豈有無用之物乎家雖窮空而至於恤人之困厄如恐不及弟兄之間或不無方圓而與伯氏爲同氣間知己憂樂共之飢病相濟嘗新製上衣也故令寬其制樣曰伯兮衣弊出入時欲相通着耳兄弟居稍間而一日不見則如隔時月嘗曰人家所以必亡者踈薄也踈薄之甚至親爲路人可不懼哉吾宗以大姓而久不振者實緣貧窮之甚而亦豈非無厚風故耶人有不是處以事理當否從容開諭而人未有不服者或以爲見責於某公甚於撻市云子弟有過亦

不忍督責歲壬寅遭朴夫人喪仲弟衡圭廬於墓側
哀苦惸恤公不忍暫忘饘粥之資庇身之方躬自經
紀幼弟失恃友愛撫養有倍平日逮丙辰先考客沒
於東峽家勢赤立蒼黃罔措返柩終襄惟伯氏言是
從極力措辦殆無餘憾而三年制闋孺慕益深兄弟
相對號泣曰貧寠之故生而奉養不得盡情沒而送
終不能恔心塚骨雖枯此恨難泄乃曰吾之竭力耕
田爲養親也今則已矣力亦且衰復誰爲哉只自忍
飢而已乙丑喪耦衰年踽凉已極而人或勸之曰室
息便身之方終不聽長子欽夷登第爲侍從公以年

至受樞府榮爵每曰吾平生無可稱而子旣爲侍從
吾年已過七旬竊念自吾始祖以下惟雙淸府君隱
德不仕至我曾祖者溪府君又無一命之官吾若享
年八十則自有追榮之典惟是之望及病劇歎曰今
則已矣後雖有卿相之貴柰無追及高祖之典何以
丁亥十二月二日終易享年七十六以戊子二月二
十二日葬于西阜府君墓左岡辛坐原配韓山李氏
溝和以祔李氏考奎衡牧隱先生後裔也婦德純備
入門二十年舅姑曰孝婦姒曰宜撫養夫弟之幼而
失恃者先於己子以至成立食貧多年躬勤織紝以

佐助若子六親戚稱之年五十三先公二十二年乙丑十一月二十日卒有丈夫子三人女一人男長欽顏侍講院文學次欽九夭次欽成曲后前縣監女適鄭洛欽顏娶全州李志淵女生二子一女男溯洙根洙女金繼鉉欽九娶密陽朴載實女生二子一女男光洙汶洙女李鉌嗚呼余以公之子為子屬雖稍遠誼若同氣每白首相從亹亹無間竊以為仁善之性淳實之德宜受遐福而欽顏既歷敭臺省欽成又從仕莅縣意謂當享期頤之壽備極志物之養竟至於斯嗚呼痛哉今於狀德之文不忍以病昏辭而亦不

敢敷演爲辭謹就其從子欽文所撰次家狀略加隱栝如右

玉果縣監魏公行狀

公諱伯珪字子華魏氏系出長興高麗太保繼廷後閤門祗侯神其十一世祖也高祖廷烈縣監曾祖東寔祖世寶能詩善筆畫世稱三絶號三足堂考文德進士以文行見推士友號春谷妣平海吳氏曰三女有壺範以 崇禎再丁未五月十五日生公是夕進士公夢白龍降庭下井中而公已殞岐嶷警敏異凡兒纔周歲便解語長者試敎以六甲與數日輒解諷

三四歲便知讀書聞學者必危坐方畧裸身就屏處習跪坐日以爲常每值鄉人儺及倡優雜戲少長奔波而獨漠然若無覩嘗與幼弟遊戲堂上弟匍匐將下勢必墜傷即曳連藁束梯而下之叔祖春潭公竊視奇之曰四歲兒能如此他日經綸其可量乎六歲讀小學一見諺解便曉三聲轉注反切之法嘗見鄰人有子母兄弟相鬩者嗟咄不已即書不善非人不孝非人子九字於紙佩之八歲讀大學便知飭躬昧爽必盥佩小紙帖記某日失某言某日誤某事長者指燈命題對曰照物不欺暗丹心見本明九歲嘗隨

長者登天冠山作詩曰發跡天冠寺梯空上蒼昊俯視人間世塵埃三萬里其志氣之不凡已如此見家語有夫子像手摸而貼之壁常拜跪而讀書其下又以紙帖書顔曾思孟置之所讀冊右作座右銘曰古之仁也愛今之仁也巧今古之義也宜今之義也剛戾古之禮也敬今之禮也飾僞古之智也知今之智也詐譎又曰與其視人寧自視與其聽人寧自聽嘗與同學諸人作詩言志同學者皆有志於富貴繁華而公獨曰讀書學聖人立身顯父母者遇風塵世採採煙霞歌紫芝讀書喜看小註有不通處不得不措

長者呵責廢讀而不能止知書朞三百註易先後天說數閱已能領解十歲以後益博涉諸家不欲以一藝成名天文地理律曆卜筮道佛兵韜筭數之書無不蒐羅而領會至工匠百技亦皆目到而心解嘗手制璣衡制度無少差尤致意於易與禮自朱子以下至東儒禮說及易總啓蒙等書常自隨而專治旣冠蔚然成巨儒讀書于墳菴遠近聞風坌集其學規一倣栗谷先生隱屛精舍古規里中射酒之會倣古鄉射鄉飲禮以行邑倅李鎭儀以公膺薦曰才高行美學遂啓蒙時公年僅二十四矣辛未贄見于屛溪尹

文憲公問答經禮論辨理氣大爲師門所奬詡乙酉中生員丁亥屛溪先生卒公加麻五月其祭文曰昔韓愈氏曰回也得聖人以爲依歸其不憂而樂也宜矣今伯珪失其所依歸嗚呼痛哉及其治任而歸詠一絶以見懷曰悵然長嘯出玉溪北風空山雨雪時如今亦少荷簣者有心無心不怕知此蓋屛溪所失朱夫子玉溪韻也公自師門喪後遂爲躬耕讀書之計荷蓑笠帶經籍且耘且讀作社約及養正塾學規以善鄕俗敎後進爲己任每年四季會昆弟及家衆五十餘人以壽兩親而分內外序長幼以坐下逮婢

僕亦序列於庭下儆柳仲塗朔望訓具諺釋使讀而聽之常以居一於三樂爲幸辛丑丁內憂甲辰丁外憂前後居喪情文備至讀禮之暇詳記兩親言行心貌爲思成錄二編以小囊貯兎胎時臍帶佩之衣帶間以寓終身之慕　正宗甲寅湖沿海饑遣閣臣徐榮輔慰諭之徐素聞公名至則採摭得公行誼實蹟文取閱其文藁還朝筵奏請褒用　上允之更加詢訪翌年冬　特諭付軍職命道臣趣送封上公所著寰瀛志公時年六十九病不能赴　名復下諭曰待春和起送所著文字盡爲封上翌年春除繕工副奉

事又辭不就 上以宣名不及時論罪該曹判堂下
敎曰春寒尚峭不能自力而登程乎若是遲滯誠甚
訝鬱嚴命道臣使之急速起送公遂強疾膺 命丙
辰三月入京詣闕上萬言封事其大綱六條而立志
舉賢又六條之綱也末陳老病難強之狀乞還鄉
上優批以寵之略曰初一立志明學之奏予庸嘉乃
予志不立故民志不一正學不明故邪學不熄莫非
予反省處第二簡弼舉賢之奏予庸嘉乃以人事君
大臣之責也剔蔽拔茅竊有望於今日巖廊次三次
四次五次六言言剴切切中時弊爾以遐陬疎蹤能

竭論至此求聞所以求益也卽令廟堂稟覈俾有實效爾年七十承名上來若依願還鄕則所謂去來何所聞見欲待計仕則有甚於馮老郞潛畀以一邑使得施所蘊仍命銓曹擬守令初擬機張 上曰老人何以遠赴本道文蔭中相換更擬秦仁 上又以爲稍遠家鄕特拜玉果縣監給馹赴任始 批下士林拭目而疏語多譏切朝貴因及於士風之不古於是詆訾譁然太學及四學至捲堂罷製賴 上諭劑而止及到官設行鄕約罷紙役紓僧弊除魚供蘇漁戶本邑例貢生銀魚爲邑痼弊報營以錢代之去官作

雜匠罷各廳稧防與官四色以紓軍役勸學講武平
糴減徭修繕公廨不煩民力一以損私益公瘠己肥
民爲心丁巳春患風痺呈遞不獲六月以久病居殿
上曰魏伯珪治績不係於病且觀其考題宜褒不宜
貶專是軟弛揷木切責道臣卽調京職授掌苑別提
公無意更進辭疾不就銓曹例請改差 上又教曰
魏伯珪文識姑舍其家行聞極純備豈無所抱而然
朝家之斷斷於伯珪者非私於伯珪凌不可使徒然
落仕本道 廟殿令中相換十月改授 慶基殿令
而竟以病遞戊午十一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七十二

葬于茶山向丙之原後九年丙寅因章甫議配享竹
川祠配金氏士人始聲之女事夫子無違後公七年
卒祔公墓有二男一女男道立道及女曹光根道立
生一男四女道及生二男二女公文章夙成學識淹
博餘事功令不工而能尤長於對策四魁東堂每當
會圍貴游子弟塡咽所館輒閉戶不接洛下人目之
以怪物嘗赴廷試於二所適李臺鎭儀主試一所雅
重公要就一所公辭曰本欲就二所今從座主改就
是苟進非素志也居家尤篤於倫理四弟三妹終老
和洽待家人仁而嚴閨門之內穆如也推以敦宗族

輯鄰里花樹會規社約諸條井井可觀尤矜惜貧窮失學者族子弟村秀才招邀於農務之暇課以小學通史等書諄諄勉勉俾隨才有所就聞人之善若己有之雖未見其人亟稱之不已見人爭鬩必叅情理而譬曉曲直使之悛改而和解窮鄉僻巷或有異行偉跡之埋沒者必爲之傳記而表章之平生最忌流俗常曰全昧性理之學者雖有出人之才思終不得文章之妙悟其妙者亦可以自樂貴賤榮辱無足以動其心居敬之工至老彌篤以師門所書賜敬義二字楣爲小屏常置枕右終日儼然雖家人未見其惰

容夙抱經濟之志嘗記八路山川土地饒瘠政弊民俗遠近夷險無不傳考灒究如指諸掌名曰政弦新譜隨陳捄弊之方著分賬節目當災年邑倅取以行之南民以賴嘗抄經傳中格言至論名曰古琴每酒醺意到輒諷誦之如學規禮說經書條對讀史劄錄詩疏傳記序說合雜著九十餘卷而其中二十四卷赴

名時封入於內閣其他閒吟漫筆亦有理趣不爲文士之空言嘗歎曰若有後世子雲亦當朝暮余於千載之下矣嗚呼公以超邁之姿奮起南服績文種學聲望藹蔚才猷富贍可以需世而竟失一第是

固命也顧以遐陬寒門世莫有先後之者白首嶔嶔有珠藏劒埋之歎晚際　聖明恩遇特隆赴名無多日舁以民社試其所蘊是雖公望實旣隆有以上格而苟非我　聖考甄拔幽潛不遺遐遠烏能如是於此可以觀君臣而惜公已老矣與著文藁尚留在內閣安知其更無闡揚於異日也第公從事儒賢之門晚年所造當益崇深而余年輩旣後且相望落落恨無以得聞其緒餘矣公之孫榮翰來謁狀德之文余固非其人且老病久謝筆硏而累返愈勤其誠有不可孤者遂就其家狀略加纂次以竢知德者考信焉

學生張公行狀

公諱齊甲字元初張氏系出興德高麗廣評侍郎儒
爲鼻祖有諱合入我　朝官繕工監正　太宗大王
以有潛龍舊契寵遇甚隆歿而禮葬是生諱允升司
憲府監察鄭相麟趾薦以學行不就遂僑寓南土至
諱俔官叅奉號癡隱志節同金河西先生　仁廟賓
天不復仕臨終侍者用脯未進粥過三四匙忽泫然
泣下曰今日乃　仁廟國忌吐呑漱口正席考終卽
七月初吉也聞者比之易簀於公爲七代祖也曾祖
諱昌漢祖諱龍翼號松月軒志操清直見重於士友

考諱得善娶河東鄭氏氏重女再娶金海金氏世樞
女公金氏出也以　崇禎二戊辰十二月十三日生
于羅州草洞高藏里第幼英秀松月公抱持撫弄曰
眞吾孫也稍長蹄弛不羣九歲而孤歲適大侵金夫
人與公兄弟惸惸寡居家事剗落無以爲生公遂失
學自未冠躬耕養親竭其誠力有時慨然太息勸弟
就學冀其成立己丑始有室家事若可以支吾矣旹
遭季父內外喪從弟男妹皆穉弱家又窮空公經紀
兩喪至斥賣家人奩中物以奉襄事因率養從弟妹
以至於婚娶公之弟旣冠昏求異居公爲置略干田

偉爲生計性闊疎三數年輒破產公更爲之區畫至
於再三而不以介意常含痛於幼未能致誠禮於外
艱而葬亦未得吉地庚子春遇嶺僧之通堪輿術者
邀之于家擇地周年乃克改窆而衣衾棺槨竭力校
心甲子遭內艱公時已衰暮而哀毁逾禮及葬將祔
于考墓公曰前妣葬雖在先塋局內而距此不遠然
元配而不得祔恐或違禮遂遷奉於同日分左右作
品字形人情神理於是無憾此其爲孝足以令人起
欽而公之做事蓋多此類矣公素懷經濟旣無文辭
齋志而已　正宗初服有求言之旨公乃就所親能

文者據其所蘊而倩手點綴凡累千言大略以言路通塞爲國家興衰之源而以褒忠奬節反覆焉末以本州弊瘼附陳及上京公車已輟疏不果上而覽之者多韙之本州有民庫用下浩繁例以州之望士擇付有司以考校其出入而歲久弊滋財力匱竭送舊迎新遂至斂民而吏緣爲奸民不聊生州牧李侯禹圭大會州之人士議所以袪弊之方僉議咸薦公爲有司公裕財便民處之有術民至今賴之本洞是山水名區而科甲輩出世級既降文風因漸墜而各家子弟坐於貧困雖有藝業無以赴擧楊聲久寥寥公

爲之慨然思所以振作與三數同志創爲書社勸誘
士民不拘錢穀不計多寡隨力出財置土立約以資
洞子弟之赴擧而其約條則雖本洞施財之人移居
他坊則不爲資給雖他洞之人來寓本洞則均爲資
助此雖小事其周詳公平可傳於久遠足以見公才
猷之一端矣公自以早孤失學爲至痛自未有兒時
預構書室於傍先野憂公亭閣遺墟以爲他日教養
之所兒旣生纔五六歲便教課使受曾史於族人而
相去稍間不便於晨夕往還輒斥庄撤屋就其傍近
而日夕提警不令小有放過爲門户之計雖使致力

於科學而亦知儒者事不止於是及三十無成勸令
就學於斯文長老龔某有造於實地公資稟器局有
過人者雖其失學發言處事鮮不合理是以凡儒宮
有事之會每要公主席朴上舍夏鎭謂紫陽院儒曰
本院事須就議于張某吳叅判翰源宰本州聞公名
就草洞之寶山精舍邀與相見而甚相得嘗對士友
稱道曰張某若處以劇務弊局必能蘇殘袪瘼而惜
其虛老於草茅其見推重於朋儕者蓋如此公年至
大耋而常康強丙戌春省掃考妣墓留連數日而返
中路忽示愆鼻復於旅次寔三月二十六日也以五

月四日葬大朴山酉麓丙坐原蓋就配羅氏墓位於
右而公之所自占也羅氏貫羅州士人學商之女寬
和靜淑婦德咸備有一男二女男憲周克遵敎導藝
業夙就而坐於數奇齎恨於慰悅文雅修飭爲朋儕
所推服女適李和榮金俊國俱早歿無育孫男彥愚
彥魯俱優於文學將益闡家聲此實公之所以裕後
者然也嗚呼公旣稟美質而遭家不造未克有學甚
有幹局而不爲世用未試所抱甚可惜也然而究公
平生則子夏所謂吾必謂之者非耶憲周久從余遊
一日以公狀要余刪定質而不華可知其無溢辭遂

不以不文辭而爲之點化以竢銘亞者之取考焉

孺人趙氏行狀

孺人姓趙氏系出楊州大提學文剛公末生爲始祖世襲簪組高祖光錫參奉曾祖秦登祖益彬考榮禧妣李氏　國姓臨瀛大君璆之後也孺人以　英宗丙戌四月十九日生生而聰慧自六七歲已知事親之節得異味雖蔬果之屬輒進於父母而必先於父母奇愛之戲謂曰豈愛親之情亦有輕重耶何先父而後母孺人對曰嘗聞古語云父生之母育之愛敬之心雖無輕重之別生育之恩似有先後之差矣聞

者莫不灑然易容家素清貧房室湫隘夏月常苦蚊
蝎渾脊或至露處達曙獨老父在房孺人侍側揮蚊
拂蝎不以勞苦而少懈父慮其失睡生病強之使退
孺人重違父命昏定出戶外假寐俟父就寢乃復入
服勤日以為常十餘歲母夫人以解娩餘症數朔沉
淹孺人晝不離側夜不解衣嘗藥勸粥殫竭誠力新
生兒以乳道乏絕且將難保孺人左右抱持口粥而
哺之母病遂獲良已而兒亦漸至充完族黨鄰里莫
不感歎以為老成之所難能也及長婦德渾成慈惠
柔順端雅貞靜待宗族以和遇婢僕以恩年二十一

歸于士人昌寧成國鎭字光仲乃其第三配也及其入門夫有子方七歲孺人撫視顧復無異己出事舅姑致其孝順歲戊申渾室遘癘孺人晝夜救護舅姑纔得汗而夫病濵危孺人祝天願以身代竟不救方其初終孺人若不甚慟呑聲歛容獻慰於舅姑曰逝者已矣病患尚未得甦悲疚過中將未知至於何境惟願以理寬遣後事是圖成就一孤兒以保門戶可也言甚有理舉家但治喪事而不復慮他牀尸纔畢孺人潛入室飲盡一瓶鹽液即仆地長慟一聲家人驚遑急投解毒之劑緘口不受但曰少婦命薄貽慽

舅姑不孝大矣言訖而逝卓哉烈乎邑報道啓發於當年而見寢於該曹公議久而愈鬱　上之四年甲子以多士之請特蒙旌閭之典成氏祖於高麗戶長仁輔至大提學文孝公士達益顯有諱溥以前朝摠郎我　朝徵以大司諫不起有諱倜官己巳　仁顯王后之遜位以布衣日起居于私第移書逐主凶論者玄逸遂爲凶徒所誣揑遠竄甲戌更化有還官縣監　正廟戊申褒贈吏曹參議是生諱胤徵以遺訓不赴公車杜門篤行以歿世是生諱遂成君之曾祖祖考而其外祖慶州金瀷也成君亦重厚簡默見[illegible]

重於儕友以明經屢發大小解數奇未有成年三十六而沒于戊申六月十二日孺人之殉卽其翌日也與前配全州李氏繼配漢陽趙氏及孺人皆窆于大興之基谷枕庚原一男永錫右所謂七歲者而漢陽趙氏出也有三男二女男德修曦修一幼女適張好沒嗚呼人之捨生固難而得其從容爲尤難孺人以弱性在妙齡下從所天含痛以待襲斂且其所以寬譬於舅姑者及臨絶之言出於誠愛惻怛斯可謂女士而孝烈俱備矣豈不偉哉永錫泣請余狀德余不忍以不文辭撮其行錄如右未及脫藁而永錫遽歿

矣今更加修潤送示其二子而爲之愴涕焉

過齋金先生行狀 半藁

先生諱正默字而運初諱斗默遭近世之不幸爲文告于廟而改定排行光山金氏最爲我東著族羅末王子興光知國將亂遯于光爲氓庶子孫仍籍焉大顯于高麗連八代爲平章事世號其居曰平章洞入我 朝有諱若采爲都觀察自是簪組蟬聯名德相望至沙溪先生文元公諱長生以道學大儒從祀文廟文元之孫成均生員諱益兼丙子虜難殉節于江都 贈職旌閭謚忠正卽先生五世祖也高祖光城

府院君諱萬基策保社勳　贈領議政謚文忠曾祖戶曹判書諱鎭龜謚景獻景獻公有弟諱鎭符早卒無育以其季子延澤後爲宫衛率衛率生諱驥材是先生所後考也所生考諱偉材號迷菴性孝友以考忠貞公諱雲澤被辛壬禍含痛如不欲生既蒙伸雪而亦無當世念屛跡海曲除職不就左右經籍沒身研究造詣精深規模篤厚士友高其義鄕黨慕其德妣坡平尹氏參奉休耕女以　英宗己未五月十六日丑時生先生于瑞山之漆田時虎鳴于家後山寵騰于門前海人甚異之自三四歲沈默凝重大異凡

兒五六歲時與同隊遊於浦內土山值午潮至未及避而水已滿羣兒驚惶啼哭先生解諸腰帶而連結之與之並帶曰死生已矣何以哭爲適擬柴奴急救上船而還迷菴公問其並帶之意對曰既與同遊慮其死將分散非爲他也識者已知其爲偉器焉八歲出後所後妣柳氏典籍尚徽女性嚴正雖甚愛之敎之必以義方先生左右承順以致其慰悅焉一日侍直宋公正相來話於衛率公語及京中士族家婦人夜宿後廳遭巡卒從牆缺處入刼辱而自裁將蒙褒典而甚稱其烈先生偶坐忝聽而曰婦女而露宿後

廳已失於守身況有牆缺乎其死也固善矣而褒典之及過矣宋公賚然謂衛率公曰十歲小兒而見識之超邁吾輩有愧焉昌大公門者必此兒也先生自是一本作始受課反覆玩繹根究意義讀曾史至范增好奇計問何事是奇計長者不能答先生嘗與學者語及范增事曰其所以說項梁者乃奇計而懷王不過爲奇計中一物則郴江事已肇於說項梁之日矣安有奇計如此而終成大業者幼時之見蓋已及此故有是問焉然十歲前未獲讚程而人莫知其才分之如何十二歲遘癘不與外人相通時衛率公從宦留

京而適三國誌在案取以潛心看過者數周文理遂大通及至十五六記性亦益明一過眼輒不忘先生嘗曰人之聰明固有天得而養之則亦進吾少也讀書患不能誦熟用工夫而得力嘗行過一墓下有碑立路傍欲知其爲誰下馬一閱而歸夜臥偶爾念過似無所遺漏者矣辛未壬申犇遭承重內外艱前後襄致哀守制克盡情文時先生年未滿十五人不敢以童子視壬申騷屑大起人心危懼先生慨然憂歎邑校有同里居者稍解事可任使招謂曰吾是世祿之家安與國同休戚如有不虞吾將赴難汝亦曾爲

行伍之長能募兵從我乎校曰諾後數日來告曰已
募得若干人矣已而騷屑乃定未有所施爲先生器
量於此亦有可以想得者矣先生少博涉羣書於佛
老頗愛其說旋覺其非絕不復看辛壬禍後迷菴公
處義自別故先生亦未嘗應舉某甲始稟于迷菴公
而赴發解試旣入場知考官之爲醜正人子孫遂不
呈券曰遭非人於赴試之初是命也仍廢科丙子丁
尹夫人憂丁亥丁柳夫人憂丙申　英宗大王國恤
先生與同里五六人入縣庭哭班先生哭盡哀淚雨
下及歸同行路問曰草野之臣何其哀甚先生曰不

自知也君臣大倫不以疎遠而有間也是歲丁迷養
公憂哀毀踰禮先生前後居憂毀損積漸勞瘁成痼
方在強年氣血已向衰矣戊戌移居于懷仁之梅山
蓋取江山之幽深也庚子道臣李秉鼎以經明行潔
矜式鄉黨爲薦六月除敦寧府參奉先生意其因道
薦不就後以大臣薦又除敦寧參奉亦不就後聞銓
長之檢擬於敦參實出於不用道薦之意蓋敦參則
以敦寧懸註故也先生曰吾若知其如此敢不肅
命趨謝於蔭職一瞻耿光是余夙心而使我不得遂
願者道薦也癸卯移居于清州之砂山甲辰春拜司

憲府持平兼 書筵官俄而又兼 經筵官辭疏未
及登徹而値夏林逆變疏本還到遂更加添删陳情
乞免 上批曰予之必欲致爾于朝者誠也誠之所
到庶幾相感而予惟諄諄爾則邁邁豈予緇衣之好
不及古人而然歟顧今冊禮順成賓僚咸備非無老
成之人文學之士而至於智慮之開發德性之薰陶
必藉乎林下儒賢從古然也爾之不來誰任其責噫
世道淪溺天彝斁塞不意文元之後生出亙萬古所
未聞之劇逆與情憤惋久而益切安乎爾之腐心痛
骨百倍於人于斯時也明天理正人心之道尤有望

於爾者門人有問辭疏文體異於平昔者先生曰告
君之辭當陳情而已何敢以文瀾張皇又問疏中書
崇禎年號耶答曰書僞號知舊多有疑之者而吾先
世科目出身不得不用故吾亦用之耳乙巳正月朝
參領議政徐命善啓曰金斗默即夏賊有服之親尙
在抄選之列我　朝雖無夷族之典如有之難免應
坐豈可置之　經筵請選乎且聞此人本無學識請
削逸　上曰法典所無廣考已例稟處校理洪文泳
副校理成種仁聯劄請即允大僚之請　批曰事係
夏賊豈用斬持予所難愼爲其職名且以事理言之

親屬若在應坐則不可以抄遝而寬假今乃不然以逆賊族黨而刊削得無未安乎五月掌令柳河源又疏請削逸 批曰法外之事不必更枷況斗默憤痛之心安知不十倍於他人不允二月遭長子喪先生以其姿禀清高才志超倫期望甚重以爲父子間知己而不幸夭歿故實有天喪予之慟焉先生自以過房服期或有疑於失禮者後性潭宋文敬公來慰曰若之服制不無人疑先生舉宋子大全中禮說數條以質之丙午二月鄭相存謙啓曰正默爲斗恭四寸請削逸允之蓋斗恭曲爲夏賊之姪連坐而又以怨

國罪死者也己酉撤還于貞民里先生夙患風濕之疾晩因積痺之祟廢痱成痼長在床席而內省外檢之工未嘗少懈或有夢寐顚錯浮念萌動之時則輒憂眞元虛弱昏冗乘之益加警惕焉是時南塘集劄辨成先生以南塘之論心性理氣與禮說多違背於栗尤之旨而士趨風靡半世尊尚遂於靜攝之中考據辨證其同異名曰刀圭隨錄其目有寒水齋行狀人心道心說心說原解未發坤復精粗本末鬼神說禮說別錄等九條辨說以示門人曰此老若不解先賢旨意又不爲後生所尊信者則吾不必爲是但知

足以知之而其所立說務爲新奇欲以突過先輩非但爲自家之病亦將貽後生之弊今尊之者以爲栗尤後一人則辨之不得不詳斥之不得不嚴矣門人問遂菴行狀中栗尤最著之云自來有說門下則以爲如何先生曰沙溪固見拔於道統矣行狀旣拔之與雲坪書又實其言此不足疑也君無乃以吾之未安於南塘者爲以此之故耶若然則天厭之天厭之又曰退溪倡明理學其所論說一主於朱子而惟四七說爲正見之一累故栗谷爲之辨釋焉朱子晩年始用功於禮書務至遺托於門人以成之而猶有所

未備者故沙溪特致力於禮學丙丁以後冠屨倒置
義理晦塞將不免夷狄禽獸之歸尤菴闡明春秋大
義向使諸老先生不當可言之時則不必疊床架屋
以求多於前人今之學者所可爲者惟在辨明辛壬
義理而已遂略言辛壬事而涕淚被面不能成聲因
曰故虜史然後可以辨　聖誣而今之人視若陳談
置而不言殊可慨也至於四大臣家亦然昔與一二
士友相議以辛壬　聖誣之當辨言及於李相徽之
使燕時而李托辭不聽此義理未伸之前爲　先王
臣子者不可以出脚出脚者以此義理自任則不爲

無據而吾未知孰有如尤翁之手段力量而可以辨此者乎余欲收錄當時事實以示後人而得見南少文字之當考者然後可以下手不知此事何時當成曾以此事言于潭丈潭丈以若無暇及爲辭可恨先生又曰尤翁之於禮說篤守其正九死靡悔世降俗貿鮮有知之者喪禮補編出而尤翁之道可謂掃地矣今之尊尤翁者虛名而已後日之禍未知至於何境吾則老未及見君輩將何以辨明耶尤翁文集不可無箚疑吾欲如尤翁之於朱書而朝暮將死恐不能遂意也又曰余嘗夢侍沙溪先生親授禮書一冊

又嘗夢拜尤菴先生教曰萬雖萬終歸一戒之以愼勿忌覺來不知其何所指也偶閱文集中首尾吟有此句語也此非先生羹牆之誠相感乎幽明而可驗夜卜夢寐之古訓者耶時西洋邪學熾於國中先生憂慮不置朝廷行懲討誅其魁珍山人尹持忠自

上特除性潭翁珍山郡守以爲扶正闢異之地潭翁固辭有問潭翁不出何義先生曰今西學一國風靡一郡守其於一國何然西學人皆可以討之且吾儒命脉都在性潭而終無一言豈非可恨者哉時河西金文正先生從享當初儒疏之請亟舉重峯趙文烈

愼獨金文敬二先生或問三先生先後之如何先生曰何敢知也若只以圃靜退栗沙尤六先生陞廡則重愼雖未躋配固不爲後生之憾而今旣不然則豈不抑鬱乎又問河西道學曰余嘗得夙興夜寐箴盧蘇齋鄭寒岡及河西所註解者讀之河西說最爲精密且尤菴集詳載其學問事業而吾先祖沙溪先生所闡揚尤有大焉者但今之人不知有河西先生是可慨歎又問性潭館學書何如曰非所敢知重峯分上只以節義稱道者豈不未安乎又問父子並侑之說先生以朱子書示之曰此朱子所請伯魚從享之

文也　上教及性潭書皆以父子並稱爲於典無稽
而觀此書則亦不可謂無稽也先生杜門數十年遂
近士子多請學書固辭不見而語人曰古人云處虛
名而受實禍非虛名之外有實禍虛名卽實禍也以
是憂懼不知所以措躬矣或問先生處義似爲太過
朱子被僞學之誣而知舊書札皆書姓名矣答曰朱
子乃朱子也攻朱子者乃韓侂胄輩而我乃我也今
之罪我者非韓侂胄也吾之自處顧安得不然戊午
冬寢患彌留夏添輪行寒感以己未正月七日易簀
享年六十一以三月三日葬于公州房洞巳坐原門

人持服者若干人越三年 純宗辛酉大司諫兪岳
柱疏請復逸 下詢于大臣大臣奏曰此人學識行
義久已著聞至徹 先朝聖聰故 聖考臨筵有奬
許寬惜之教者非止一再而至示從近復逸之意此
非獨臣之所仰聆今入侍諸臣中亦多有承聞者矣
然則此儀是 先朝未遑之事在 聖上初元之政
固宜亟遵且以持平宋穉圭事言之其所引義卽爲
其師削逸之故則正默之復逸亦所以特開穉圭進
身之路也玆敢仰達 下詢諸宰而處之何如 上
曰各自陳達諸宰臣皆以爲大臣所奏旣已詳備而

臣等所見少無異同矣 上曰依爲之蓋其時宋耩
圭辭疏中以師門坐累事引義故大臣所奏然也先
生資稟剛果器局疏通挺生詩禮之家專意性理之
學見識之明操執之堅自在幼少已有人不可及者
嘗曰讀書而窮理將以反躬而實踐苟其不然安用
讀書爲其求道也經傳之外先用力於栗谷先生聖
學輯要以及於心近及洛建諸書沉潛反覆未嘗少
懈

剛齋先生集卷之十四目錄

附錄

附錄

賜祭文 憲宗己亥 知製 教李埦製進

國朝右文世有儒宗卓爾大老統接栗翁繄卿之生大老肖孫家庭詩禮芝醴根源天姿近道溫其如玉妙齡夙詣能自志學剛字眞訣早親有道非聖不讀非禮不蹈席珍待聘皐鶴聞天際我 健陵旌招野賢卿於是時初 命雷肆煌煌 聖謨勗以先諡純祖初載繼志愈篤卿於是時再 命臺閣束帛戔戔賁于蓬蓽 聖考代理禮羅尤密卿於是時已爲

達尊耽光于國道存師存第其終始固守東岡樂我
簞瓢芥視軒裳漆雕未信儒者之事王室乃心喬木
之義數行奏牘憂喜必形勉學之言不負考亭逮予
冲齡煢煢踐阼卿於是時責任保傅以訓小學忠愛
之箴尚克有賴式至于今天不慭遺大耋之嗟生榮
死哀悼均公私卿之在世雖用謙抑矜式朝野如車
有軾卿之云亡乃關氣數廓彼山林如屋無主况復
今日斯文掃地民之胥惑邪說方熾誰將正學以熄
詖言念卿長逝難作九原鳳去鴟張蘭萎茅塞世無
君子其何能國俾官致侑諭予淺誠卿如不昧歆此

潔盛

家狀

先君子諱稺圭字奇玉學者稱爲剛齋先生我宋系出恩津高麗判院事諱大原爲始祖入我 朝雙淸堂諱愉有隱德高節西阜諱龜壽有純孝篤行睡翁諱甲祚當昏朝時以進士獨拜 西宮 贈領議政謚景獻是生諱時烈世稱尤菴先生以洛建正學秉春秋大義謚文正配聖廟卽府君六代祖也五代祖諱基泰同知中樞府事高祖諱殷錫縣監 贈吏曹參判曾祖諱會源 贈吏曹參議祖諱礪相 贈吏

曹參判端毅正直士友推重考諱煥明 贈吏曹判
書承家趾美不幸早世妣 贈貞夫人平山申氏學
生諱思德女端一靜淑配德無違 英宗己卯四月
十八日戊辰巳時府君生于永嘉九潭里之外氏第
生而端秀見者已知其爲非常也四五歲時隨母夫
人往觀外黨婚禮同隊兒爭取彩花府君獨恬若無
覩人取一朶以與之亦不受觀者異之六歲判書公
捐背參判公憐其早孤撫養有加不甚敎督而府君
不好遊戲恒不離側惟命是聽九歲參判公命就學
于內舅進士申公晊蓋申公文行有可楷範故也府

君受課潛心默究弗知弗措凡五歲始還學業大進宗黨咸稱賞焉甲午委禽于縣監金公之門始約婚有以浮言沮參判公者府君力請勿撓卒成親事聞者難之府君日侍參判公所與周旋多先生長者故於少年流輩皆脫略焉申夫人治家有法生理蕭然而凡調度贏乏家間冗務皆不使府君知之府君既無所妨奪又不喜交遊堅苦刻厲專心爲己之學丙申夏就學于再從叔心齋先生先生期許甚重每稱之曰如玉其人金公屢相篤行士也亟稱於人曰此子端雅詳愼冰淸玉潔尤翁腳下有此佳子弟後必

成大儒也己亥請業于過齋金先生先生亟加奬勵
期以遠大且曰溫醇有餘而但欠剛果遂命以剛字
扁齋府君因大書剛果淩烈四字揭壁存省又書大
功易立本心難保戎虜易逐私慾難除等語貼之座
右以自警金先生中年來寓於淸州之砂山里與府
君月湖所居直呼喚地晨夕往還講討亹亹有相長
之樂焉乙巳遭祭判公憂守廬盡制庚戌遭母夫人
憂哀毁幾滅性三年不與夫人面母夫人病時思雉
與櫻桃背節且未獲未及進遂終身不食二物甲寅
移寓於曰村盖取近於金先生所居貞山也戊午五

月觀察使韓用和應　旨以學有淵源望重士林爲
府君六月拜　英陵叅奉不就已未遷拜　元子宮
講學廳僚屬亦不就是冬　內賜雅誦一帙庚申正
月拜侍講院諮議兼　經筵官書筵官時　純宗冊
儲位心齋先生以贊善承　名赴朝　正宗大王下
別諭曰昔我　先王孝廟光陞儲位也始設贊善進
善諮議等職以待山林之士時則有金文敬公爲贊
善爾祖文正公爲進善徵士李惟泰爲諮議至今稱
宮僚之盛揀可以比隆於三代顧予承　先王之丕
基行冊儲之大禮而爾之從叔都憲爲贊善爾爲諮

議凡周亦世有奕其光爾豈不與有榮矣乎爾以爾家之人講道邸園克紹家聲登搢紳之列而靡挾冊之任予心欣喜何以形喩爾須亟回東岡之志儀我講肆又於乘馹　名旨特去僞號府君上疏略曰臣至愚極陋百不猶人少而失學亦不能從事舉業只得病蟄窮巷優游自在而已乃有虛名遠播竟致薦剡今玆　新命出於宮僚之妙選而別諭繼降辭意隆摯　聖明之於賤臣有此恩教者殆以臣謂或有得於家學緖餘而臣誠萬不近似則實難免欺誣明時之罪矣竊惟我　王世子邸下睿質天成溫文日

就受冊之初宜盡輔導之方而乃以鹵莽如臣者猥
廁於邇揀之列則豈不舛謬乎因不就六月 正廟
昇遐 純宗大王卽位公除後 貞純大妃特下諭
名 上又下別諭府君上疏陳慰仍辭 名命八月
陞戶曹佐郎冬又下別諭辛酉正月拜司憲府持平
大妃又下別諭略曰予固未接爾面目未聽爾謨猷
而尚此惓惓於招徠之禮者誠以爾爲先正之孫是
可以無忝乃祖一心王室成就 冲王之德資益冲
王之學故也爾以乃祖之孫聽予體先之諭不思所
以幡然則是豈特負予知也非所以承爾家休烈也

府君上疏辭仍言臣從遊於坐累人金正默之門則
自處之義有不敢比於恆人而不妄爲朝著間攙援
何可抗顔冒進滓穢淸朝耒及自臚於 先朝重誤
寵命於今日臣之罪戾於此爲大大司諫俞岳柱疏
請金先生復逸 上詢于大臣大臣奏曰金正默之
復逸亦所以特開宋穉圭進身之路 上遂命復逸
二月 上又下别諭曰爾以世祿之家本非隱遯之
比則縱我遐棄獨不念 先王之所以特簡 慈聖
之所以虛佇乎況師門之私義今無可引臺垣之新
銜亦已許解此皆迺於爲爾進身惓惓欲致之意府

君上疏陳情兼辭 經筵官五月 上再遣史官諭旨六月除掌令 上再遣偕來史官至許遞憲職而敦召益懇 慈聖繼下別諭史官來留閱月府君惶恐四上疏辭且乞召還史官 上不許批旨愈隆壬戌二月因筵臣奏請繼下別諭自是至癸亥冬兩拜憲職三下諭召連章懇辭甲子正月 上因仁政殿火災遣史官諭召至以來不來卜治不治府君附奏懇辭七月陞軍資監正十月復拜掌令疏辭 上遣玉堂問經筵繼講冊子又遜辭乙丑正月 貞純大妃昇遐二月以 因山月數進退 上遣禮郎問議

辭不獻議六月　因山後上疏陳慰兼辭職名仍謝
不能製進挽章之罪七月除執義上疏辭丙寅正月
大妃練後上疏陳慰兼辭職名丁卯正月　大妃祥
後　上遣禮郎問祔　廟儀節辭不獻議繼又　遣
玉堂問經筵繼講冊子府君以讀書次第之著於近
思錄者仰對戊辰六月　上再遣史官傳諭命薦林
下宿德之士附奏遂辭庚午再除執義辛未又　敦
名壬申六月拜進善府君以　上候康復賀儀已舉
元良定位冊禮將行而未得造朝上疏待罪　上批
擧心齋先生赴召冊禮時事以先正之後贊成至親

先君以思前人是似下諭諄諄又上疏辭尾陳朱子
封事中輔皇儲一條以仰勉焉八月冊禮成自　王
大妃殿及　惠慶宮　嘉順宮俱有表裏之賜府君
辭職兼辭賜典十一月因大臣筵白陞通政階　下
別諭縷縷五六百言尋拜工曹參議上疏辭癸酉五
月拜成均館祭酒繼　遣史官敦名連疏固辭乙亥
正月陞嘉善拜贊善二月拜工曹參判又連上辭疏
十二月　上遣禮官問　惠慶宮喪事服制及公除
後祀典府君辭以邦朝典禮不敢妄對丙子正月上
疏陳懇仍辭職名三月以後再拜司憲府大司憲並

疏辭仍謝追恩丁丑三月　世子入學後陞嘉義又
拜大司憲上疏辭　不許九月移承政院左承旨十
月還拜大司憲有周恤之　命因下別諭上疏辭且
言虛縻宮銜久損朝體亦恐　殿下之教胄將不免
於朱子所謂疎略也　上優批不許戊寅又再疏辭
都憲遞　下優批己卯三月將行　世子冠禮又
下諭敦召繼遣禮郎問冠禮時服色辭不獻議六月
以冠禮既成有錫馬之　恩十一月嘉禮後又　內
賜鹿皮遞疏辭職兼辭賞典庚辰五月又拜都憲疏
辭九月會諸生講學于忠賢書院仍作詩以勉之辛

巳三月 孝懿王后昇遐上疏陳慰五月 上遣春
坊官問 因山前 春宮開講當否府君對以大臣
及賓客獻議援例而欲倣名對之儀者實出於勉進
問學之誠據禮而欲從先正之論者亦主於孝悌爲
先之意略有守經從權之別惟在酌量義理事勢而
自 上裁處之如何 上又遣禮郎問 山陵合祔
時將事所服府君對以王朝典禮未有經文之可據
者不得不參用士禮如該曹所啓當集合先賢諸論
商確裁處以盡情文之意自六月至癸未正月連除
都憲二月 上遣禮郎問 嘉順宮喪事禮節辭不

獻議九月　上以李文成公祀系事遣禮官收議府
君獻議略曰先正臣宗事因故相臣金壽興往復商
確於臣先祖文正公臣時烈建白于　朝成命特下
倫紀大定者已百有餘年今此李希祖之疏乃以宗
統墮壞神理幽枉爲言而直歸之於非禮不正且以
臣祖之書隱然以爲有所激而不得其正臣讀之未
終自不覺駭汗浹背臣之不敢妄有所開喙者又奚
但以其孤陋愚蒙而已也伊時公私文蹟俱在今日
淸朝公議未泯惟在自　上裁處蓋栗谷宗事至曾
孫厚蒔其子繼早夭無嗣退憂文谷諸公商議于文

正公以厚蒔從弟厚樹之子綖爲次養而年長於繼
故定奪　楊前以傳宗統矣至是李源培以繼之立
后孫欲移宗統擊錚千恩仍有李希祖之疏洛下時
論或有右彼者府君旣爲獻議且往復於士友確守
先論使大賢宗事竟得歸正自甲申至丙戌四上辭
疏再辭　別諭因大臣筵白有其子除詞訟直除本
道守令之　命丁亥二月　翼宗以世子代理七月
元孫誕降上書陳賀仍勉睿學曰我　邸下睿質天
成令聞夙彰而未滿弱冠之年遽膺代勞之　命責
任之重宜若不能無動心者而克念克敬夙夜匪懈

政令施措之間罔或有違羣情翕然愛戴深切必須

益懋　睿學益進睿德所知所行各臻其極然後可

以躋治於唐虞有光于　朝宗而所以懋學進德之

要朱子之告於其君者詳且盡矣　命取其奏劄諸

篇之最切於今日受用者而進講於　書筵深究而

實體之則其收效當如何哉己丑六月　特下逐朔

優送米肉之令上書固辭凡五度而　優諭不許九

月拜都憲上書辭兼辭月送米肉略曰臣祇受惠養

之典得免顑頷之憂而竊意逐朔之旨當指秋熟之

期秋已熟矣而自本縣復有所致不勝惶惑敢將危

惆呈單本縣冀以轉聞及承 回諭不惟不罪乃有安心領受之教夫如是則殆所謂常繼者也又不許十一月拜 世孫師上書辭庚寅三月 世子遣禮官問 大報壇祭享祝上旬日不用初字當否對以上旬日之不用初字旣是大統曆之例則 壇香祝之前所不能然恐是一時偶然之失而今欲釐正者實關於尊周之大義也五月 世子薨逝 上遣禮官問服制府君辭以今此邦禮係是先祖臣得禍之案心神驚錯尤何以措舌仰對六月上疏陳慰凡前後上疏不書僞號而此疏之到喉院也承旨姜浚欽

誘以違格還下送府君治疏更進又不書僞號因言
疏事顛末引義而辨　上批曰咎在㬋院何必深引
八月　世子嘉禮後上疏陳慰時定行　王世孫冊
禮　上遣史官敦名以奉赴　命上疏待罪十月疏
辭　冊禮後賜典辛卯二月拜吏曹參判九月以
王世孫開講　上遣史官別諭敦名上疏懇辭兼謝
賜典十二月拜都憲因大臣筵白有以其子差送近
邑守令之　命癸巳八月復拜都憲疏辭甲午十一
月　純宗大王昇遐　憲宗嗣位禮官以成服時冠
禮當否來問對以禮官銜　命遠臨詢以因喪而冠

之禮臣早孤餘生聞 命撫泣益無以爲心今此禮曹所陳疑禮問解之說似當爲今日之可據仍上疏陳慰十二月領敦寧趙公萬永疏請 大行大王世室 上遣禮官問議對以我 大行大王至仁盛德度越百王今於世室之議孰敢有間然者顧臣庸愚猥廁詢蕘之列妄議莫重典禮則貽累淸朝當如何哉乙未五月 因山後上疏陳慰勉進 聖學略曰嗚呼我 殿下方在冲弱之齡而遽膺艱大之投目今急務亶莫先於保護 聖躬將就聖學而苟欲保護而將就臣之愚昧竊以爲未有切於進講小學一

書小而服食起居之節具於是大而修齊治平之道本於是所以充完血氣涵養德性皆不可捨是而他求矣且是書所引夫孰非要切者而若九容九思敬勝怠義勝欲等諸條尤是服膺而不可須臾忘者也願 殿下從事於此念釋在玆至於朱子所謂隆師親友之道在人主則惟在左右輔弼之臣更願 殿下敬禮大臣親近正士以盡薰陶資益之方 批曰陳勉亶出忠愛敢不拳拳而服膺六月復拜都憲十一月因大臣筵白陞資憲 上遣史官諭名疏辭十二月拜刑曹判書丙申正月又疏辭十一月 國祥

後上疏陳懇戊戌正月以優老典例陞正憲府君素患風痰自去臘添劇至二月十日申時考終于正寢享年八十府君寢疾累月筋力雖澌下而精神不少爽門人有所問難猶酬答不倦平日每以飭躬修行敦宗睦族爲雅言而至於是日又申申誠子孫且曰家間累世文字之有志未就先師行狀之未及卒工是爲遺憾也日向申欲如廁侍者請於室中具行清府君曰經傳及先集列於左右心其可安乎扶將登溷入而就枕俄而屬纊嗚呼慟矣昊天罔極訃聞

上震悼撤朝市別致賻傳曰宋祭酒以林下宿德久

被 先朝之禮遇而予小子嗣服尚未遂招延之誠方切歎悵今聞逝音不勝傷悼喪葬等需令該曹照例舉行造墓擔持軍亦令本道題給又命弔祭訃車所至士友咸與相弔曰斯文喪矣門人環經者百餘人太學生徒設位而哭操文來奠是年閏四月二十一日寅時卜葬于沃川寧國寺左麓戌坐之原先妣貞夫人金氏先府君一年戊寅十一月十一日生歿于壬午二月五日葬于懷德之閑寺洞至是遷而合祔焉辛丑正月因大臣筵白不待狀而 賜諡文簡道德博聞曰文一德不懈曰簡府君大耳脩準朋膚

玉潔雙眸炯然照人器度凝重精明愷悌溫和純粹
天姿固已近道而叅判公承家學緒餘含章不發以
啓後人府君早自孺染已知向學及從事師門得聞
大道之要遂專意於性理之學其所以爲學者以讀
書窮理爲先以反躬力行爲主而以敬爲徹上徹下
之道其讀書也一依朱夫子所定次第以小學爲基
本以心近爲階梯以及於四書又以栗谷先生所纂
聖學輯要爲羽翼其餘諸子外家非學者所急則皆
不屑也每日早起盥櫛展謁家廟退坐書室靜對几
案端拱斂膝專心致志字求其訓句探其旨始則學

淺無深寧略無詳而務必默識心融精思實得雖在大耋之年苟客少病間則必抽性理之書隨量作課布算熟讀以成誦爲度至如太極圖說西銘及庸學等書雖昏夜燕處之時亦常微微諷誦以朱宋二大全爲平生家計尊閣座右未嘗暫釋於手其律身之嚴則終日匡坐肩背竦直身不設惰慢之氣口不出鄙倍之辭儼然肅然如對神明其制心之固則視聽之際不接非禮幽獨之地尤加戒懼方寸炯然本源澄澈大本既立萬事萬物各有條理而不紊至其大養深積厚年彌高而德彌卲周旋動靜自中規度謙恭

之意溢於辭表冲和之氣發於面貌盎然睟然充於中而符於外平居簡默而及至接人酬答款洽和氣藹然強悍者失麤厲之習鄙薄者起寬厚之思莫不心醉而誠服其居家而事親也幼失所怙恆懷至痛事祭判公溫凊適其安志物備其養左右扶將未嘗暫離祭判公甚安之中夫人早年晝哭常以未亡人自處府君承順左右務適其意凡家政大小必稟而行之嘗欲賙族人之窮乏者請於夫人夫人微哂曰汝於家事有何幹蠱而每欲施人也卒聽其所施此非但府君之無咈於親意而夫人所以成就府君之

懿行者有如是矣嘗如外氏家聞母夫人有疾疾馳
而歸峽路犯夜有虎前導向曙而止人以爲孝感所
致季弟學圭出后於再從叔有才行而同事過齋先
生期望甚重及其早夭無嗣哀傷忒甚弟婦奉老姑
煢煢無依府君前後搬移必與之相隨經紀其家事
取族子爲後俾不絶其祀尤謹於祭祀之禮雖當大
耋癃老之時必宿齊豫戒勿勿屬屬以致如在之誠
將事之夕盥冠斂袵明燭端坐以待行祀旣享之後
猶愀然終日未嘗疲倚推以之敦宗睦族情誼周洽
雖屬之稍疏者無異至親每見門內後進必加戒飭

曰祖先修德自貽敦睦爲其後孫者敢不以祖先之心爲心乎又曰吾宋之稱大族於湖西者非以科宦以先世行誼也今若不修行誼頹損家聲則雖科宦輩出非吾家本色也閨庭之間斬然有序撫恤卑幼慈愛備至雖於婢僕亦加矜恕其正倫理篤恩義者可謂兩盡矣至於出處則尤嚴於儒者之大防自初仕至正卿首尾四十年除拜相續　恩命荐疊初年正廟之別下名旨極其隆重中間　慈聖之累度傳諭亦甚懇惻而揆分度義終始牢辭蓋以不嫻世務自分迂踈未嘗以經濟自任而嘗語門人曰當今之

世雖孟子手段有難施措是以前後疏章惟陳情丐免至於勉進　聖學則要不負平生所學而未嘗論及時事然而養德林泉望實益隆有如大川喬嶽不見運動而功利之自然及物者多矣而況恬雅閒靖之操有足以勵世警俗則亦豈非報佛恩之道也耶其接引後學也士或有執贄請見者牢辭不受曰贄是古者士相見之禮則不必多讓而余觀近世之士一行此禮輒稱曰某門下類多有名而無實余甚不取但吾無可以及人者而君輩如或相從則只可實心相與去其名而存其實可也又曰好名固學者之

大弊而今世則亦難見好名之士盖流俗滔滔旣無
篤實爲己之人而苟好名之士則亦必稍知檢飭或
可以少矯頹俗也及門之士皆被容接誨勉不倦隨
才成就各有所得嘗誡學者曰士不可局小不能恢
拓田地則不可以大受此朱門所以患見大心衆生
也又曰柔惡不如剛惡蓋剛惡之人苟能覺悟則或
有勇斷之事而柔惡之人雖自知非因循吝改終於
下流皆衰世意也其於心性理氣則病世之學者未
嘗求眞知實體而專事口耳之末一自議論歧貳之
後彼此互爭辭說紛紛甚則撑眉努眼便若仇敵府

君甚不韙之對後生小子未嘗容易說及而或有問者則曰此非所急苟實心做去仔細體認行當有自得之時矣然其正見透徹已臻昭曠之原故發之言議一下打破無依様模糊之意其論理氣則曰理者氣之主宰也氣者理之所乘也原其氣之所以生則雖固由理而論其理之所方立則亦必在氣有先後而實無先後有離合而實無離合一而二二而一也論本然氣質之性則主單指理兼指氣論人物之性則主理同氣異曰論其氣質非惟人物不同人人各不同而物物亦各不同論其本然非徒人人皆同物

亦與人無異此所以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也論
心體則曰心氣也者對性之稱也氣之精爽不囿氣
質而方寸之中理也亦善氣也亦善於此下惡字不
得若曰本心有惡則所謂復初者只得復其惡而已
焉用學爲苟以明德謂有分數則孟子何以曰人皆
可以爲堯舜乎嘗有詩曰稟得氣時理亦兼何嘗天
意別洪纖須看通局分明訓彼固無虧此不添又曰
愚誠在氣耳惡豈根心哉賦與同人物偏全異塞開
蓋形容實見語也府君平日言議務主和平而至於
義利關頭是非肯綮處則必言下剖判如一刀兩段

論黨論是非則曰玄石之爲世道害甚於尼尹論辛壬義理則曰光佐包藏之凶浮於四凶至若時政得失守宰臧否初不掛諸齒牙間而及論國勢之孤危民生之顚連則長吁永歎忠愛一念不以身在草野而有間也家素淸貧饘粥不繼而處之晏如於辭受之節尤加審愼苟非其義一介不以取諸人洎不肖專城便養感祝 天恩憂或過分申申以一心圖報爲戒如閭邑瘼民憂則如恫在躬不能自已焉其答人經禮之問雖文義之所熟知者亦必更加思量得其指要而後乃曰恐當如是疑禮之無端的可據者

則亦不敢信口說與輕易論斷蓋其周詳愼審惟恐自誤而誤人類如是矣府君雅不以文辭自居絕不喜閒謾著述有書疏誌狀等若干卷先妣貫光山沙溪先生後孫諱亮和之女幽閒淑哲事尊章配君子承順無違主中饋四十年備嘗酸寒而祭祀之奉賓客之需殫誠竭力無所闕乏不使夫子知其爲勤苦府君之固窮安貧亦夫人之助爲多云擧六女無男取野隱忠顯公後孫僉樞諱得圭之子欽成爲后卽不肖前郡守女適金裕淵金箕馨權中建餘夭孫男騏洙今縣監暎洙魯洙女金炳世趙秉冀李寅競金

養均柳鐄金裕淵男蘿秀萬秀金箕馨女李源一權
中建系子會仁嗚呼不肖無狀無所知識不足以形
容先懿之萬一而竊惟我文正公先祖以我東朱子
集羣賢而大成爲斯文之正宗府君克趾前烈妙年
志道以眞實心地做刻苦工夫謙虛好問端確自持
洎乎晩年見識益精踐履益篤而僶俛孜孜惟恪守
先賢已定之論不爲世俗奇異之說平易明白親切
的當門路眞正一遵家學用不失考亭之宗旨此非
不肖之私言也乃門人士友之所公言也玆敢裒議
于一二同志略加纂次如右而亦不敢爲溢辭蔓語

陷累先君子平日謙謙之盛德惟俟知德立言之君子有所考信而採擇焉不肖男欽成泣血謹狀

墓誌銘 并序

過齋金先生道尊德成爲世儒宗因家禍刱儒選剛齋宋先生上章辭 名命仍言臣遊從於坐累人金正默之門義不敢比恒人 上詢于在廷大臣臺臣咸請金正默復逸以開宋某進身之路 上從之 噫世教衰師生之倫先壞或不復知有生三事一之義於是得先生而天下之爲師生者定豈不偉哉先生諱穉圭字奇玉以 英宗己卯四月十八日生生稟

端秀未髫齔往觀外黨婚禮羣兒爭取綵花先生若無覩有與一朵者亦不受觀者異之九歲從內舅申公暀學已能潛心受書及冠不事舉業不喜交遊專意爲己堅苦刻厲既而就正于再從叔父心齋先生仍請業于過齋先生先生亟加奬勵期以遠大且言溫醇有餘但欠剛果命以剛字扁齋先生因書剛果凌烈四字揭壁自警及金先生定居于貞山先生從宅而從之朝夕服勤乙巳遭參判公憂守廬盡制庚戌遭申夫人憂哀毁幾滅性戊午道伯薦先生以學有淵源望重士林除　英陵參奉不就己未以薦爲

元子宮僚屬亦不就庚申拜侍講院諮議兼 經筵
書筵官時 純宗冊儲位 正廟降別諭曰昔我
孝廟光陞儲位始設贊善進善諮議等職以待山林
之士爾祖文正公爲進善予承 先王之基行冊儲
之禮而爾之從叔爲贊善爾爲諮議夙周亦世豈不
與榮矣乎爾以爾家之人講道邱園克紹家聲登招
旌之列而靡狹冊之任予心欣喜何以形發亟回東
岡之志儀我講肆又 命特去僞號於下諭時心齋
赴召而先生不出上疏略曰臣至愚極陋百不猶人
少而失學亦不能從事擧業 聖明之有此恩教者

謂或得於家學緒餘而臣誠不近似實難免欺誣之
罪哉　世子邸下睿質天成溫文日就受冊之初宜
盡輔導之方而乃以鹵莽如臣者猥廁遴選之列則
豈不殆乎哉　正廟昇遐　純廟嗣位　貞純聖母
臨朝宣召　上特下別諭除戶曹佐郎辛酉拜持平
東朝又下別諭敦勉先生疏陳師門事竟得伸復時
召命累降又除掌令繼下別諭吏官相守閱月四上
章乞　召還吏官　批旨愈篤壬戌因筵臣奏請
宣召自是臺銜　敦諭殆無虛歲連章辭再三甲子
因仁政殿災　宣召至諭以來不來卜治不治旋陞

軍資監正丁卯問繼講冊子以讀書次第之著於近思錄者仰對壬申拜進善以 聖候康復 元良定位而未克造朝上疏待罪 批旨舉心齋赴召冊禮時事諭以先正之後贊成至親先君以思前人是似又疏辭尾陳朱子封事中輔儲一條以仰勉及冊禮成諸 殿宮咸有表裏之賜先生辭職兼辭賞典冬因大臣筵白陞通政階 下別諭屢百言尋拜工曹參議上疏辭癸酉拜成均館祭酒乙亥陞嘉善拜贊善又拜工曹參判再上章辭丙子 惠慶宮薨上疏陳慰荐拜大司憲並疏辭仍謝追恩丁丑 世子入

學後陞嘉義拜大司憲移承政院左承旨還大司憲
有周恤之 命仍下別諭上疏辭且言虛縻宮銜久
損朝體亦恐 殿下教胄將不免疎略己卯行 世
子冠禮 別諭敦名禮成有錫馬之 恩嘉禮後又
賜鹿皮連疏兼辭賞典辛巳 孝懿王后昇遐上疏
陳慰 遣春坊官詢 因山前 春宮開講當否對
以經權酌量之宜又問 山陵合祔時將事所服先
生對以王朝典禮未有經文可據者不得不參用士
禮癸未以李文成公系后事 命收議先生陳奏略
曰先正臣宗事因故相臣金壽興往復商確於臣先

祖文正公臣時烈建白于 朝成命特下倫紀大定者已百有餘年今此李希祖之疏乃以宗統墮壞禪理幽枉爲言直歸之於非禮不正且以臣祖之書爲有所激而不得其正讀之未終駭汗浹背臣不敢妥有開喙文蹟俱在公議未泯惟在 上裁旣又往復士友確守先論事遂得已丙戌 上命以其子除詞訟直除本道守令用大臣言也丁亥 翼宗代聽及元孫誕降上書陳賀仍勉 睿學曰 邸下睿質天成令聞夙彰而未滿弱冠之年遽膺代勞之 命責任之重宜若不能無動心者而克念克敬夙夜匪懈

政令施措罔或有違羣情翕然愛戴罙切必須益懋
睿學益進睿德所知所行各臻其極然後可以躋治
於唐虞有光于　祖宗仍請取朱子奏劄進講　書
筵己丑令逐朔優送米肉上書固辭者五後拜都憲
上書辭兼辭米肉冬拜　世孫師上書辭庚寅問
大報壇祭享祝上句日不用初字當否獻議略曰不
用初字是大統曆之例則今欲釐正者實關於尊周
大義也　世子薨　上問服制先生辭以今此邦禮
係是先祖臣得禍之案心神驚錯尤何以措舌仰對
仍上疏陳慰前後辭本不書僞號而疏到喉院承旨

姜浚欽議以違格還下治章更進又不書僞號擧頭
末引義 批曰答在喉院何必深引 王世孫冊禮
別諭敦召以未赴 命上疏待罪辛卯拜吏曹參判
以 王世孫開講又 命敦召上疏辭冬因大臣筵
白 命以其子差送近邑守令甲午 純廟昇遐今
上嗣位問成服時冠禮當否以儀曹所陳疑禮問解
之說當爲今日可據爲對仍上疏陳慰領敦寧趙萬
永疏請 大行大王世室先生承 問對曰 大行
大王至仁盛德度越百王今於世室之議孰敢有間
然哉 復土後上章陳慰仍勉 聖學略曰 殿下

方在冲弱之齡遽膺艱大之投目今急務莫先於保護 聖躬將就聖學而苟欲保護而將就未有切於進講小學小而服食起居之節具於是大而修齊治平之道本於是所以充完血氣涵養德性皆不可舍是而他求且是書所引夫孰非要切而若九容九思敬勝怠義勝欲等諸條尤是服膺而不可須臾忘者也仍陳敬禮大臣親近正士以盡薰陶資益之方乙未冬因相臣筵白陞資憲拜刑曹判書 上遣史官諭名疏辭戊戌以優老典例陞正憲二月十日考終于正寢壽八十歲病革也欲如廁侍者請具行圖於

室中先生以經傳及先集在座右不許遂扶將登溷
反就枕卽屬纊此於易簀之事殆庶幾焉訃 聞撤
朝市別致賻 傳曰宋祭酒以林下宿德久被 先
朝禮遇而予小子嗣服尚未遂招延之誠方切歎悵
今聞逝音不勝傷盡令該曹及本道庀喪又 命弔
祭士友咸與相弔曰斯文喪矣門人環經者百餘人
太學生操文奠酹閏四月二十一日葬于沃川寧國
寺左麓戌坐後因大臣言不待狀而謚用道德博聞
一德不懈二法 賜謚文簡先生恩津人冑于高麗
判院事諱大原尤菴先生文正公卽先生六代祖也

五代祖諱基泰同中樞生諱殷錫縣監　贈吏曹參
判參判公子諱會源　贈吏曹參議孫諱礪相　贈
吏曹參判曾孫諱煥明　贈吏曹判書兩世俱承家
趾美判書公娶平山申氏息德女端一靜淑配德無
違擧先生于永嘉之九潭先生天目儁準肌膚玉雪
而雙眸炯然器度凝重溫潤精純天資近道而擩染
家庭早自向學及就師門與聞大道之要其學以讀
書窮理爲先反躬實踐爲本而撤爲其要由小學近
思以及四書又以心經聖學輯要爲羽翼諸子外家
皆不屑也晨謁家廟退坐書室齊莊斂膝專精玩理

始則寧淺無深寧略無詳而終致心融神會雖在鄙
齡取太極西銘庸學等書晨夕念誦以朱宋兩夫子
大全爲畢生家計未嘗釋手終日匡坐肩背竦直身
不設欹容口不出俚諺兢兢乎如對神明遠非禮於
視聽加戒懼於幽獨本源澄澈大本自立至其養深
積厚年彌高而德彌邵周旋動靜自中規矱謙恭祥
吉謹於色辭充中而發外者睟然也居恒簡默而對
人款洽無賢不肖莫不誠服常以毓孤爲至痛事察
判公盡誠志物養備察判公忘老而無子申夫人早
年書與先生承順左右務適其志凡爲家政必稟而

後行嘗欲周人窮乏而請于夫人夫人空枵輒聽其所施于母各得其義蓄如此嘗如外氏所問親齊疾歸山路昏黑有虎前導向曙而止咸謂孝感倏致季氏過房早歿無嗣弟婦煢煢無依先生每接屋而居經紀家事立嗣子俾不殄祀尤謹於追遠籩豆魚菽盡其蠲潔耄及而猶致如在之誠存撫宗族無親疏之別每戒後進曰祖先修德自貽敦睦敢不以祖先之心為心乎又曰吾宋之稱大族非以科宦以先世行治也若不砥礪名行頹損家聲則雖科宦華曲失吾家本色也閨庭斬斬有序恤卑幼御臧獲各得其

歿其所以正倫篤恩者可謂兩至矣尤嚴於出處大節自策仕至上卿除命相續　恩諭荐疊欲必致乃已而揆分度義終始牢辭嘗云當今之世雖有孟子力量有難施措非直以不嫺世務自分迂疎也以故抗章丐免未嘗攙及時事惓惓拳拳於　聖學成就潛靖自修以不見成德是足以勵世警俗何必進為而后為報哉指引髦士亦必苦衷而不許執贄曰與其有名而無實不若去其名而存其實且云好名者固學者之弊而今世則亦難見好名之士信能好名則亦稍知檢押庶可以少矯頹俗也經生學子因材施教

常曰士不可局小不能恢拓田地則不可以大受此朱子所以恩見大心衆生也柔惡不如剛惡剛惡者覺悟則或有所勇斷而柔惡者雖自知非因循苟故終於下流皆衰世意也病世之學者未嘗求眞知實踐而全事口耳自湖洛之論歧貳彼此互爭甚則撐眉努眼便著仇敵先生甚不韙之未嘗容易說與有問者輒云此非初學所急苟實心體認行當自得然其正見透徹一下打破其論理氣則曰理者氣之主宰氣者理之所乘原氣之所以生則雖固由理而論理之所方立則亦必在氣有先後而實無先後有離

合而實無離合一而二二而一也論人物性則主理同氣異曰氣質非直人物不同人人各不同物物亦各不同本然非徒人人皆同物亦與人無異此所以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也論心體則曰心氣也者對性之稱氣之精爽不囿氣質方寸中理亦善氣亦善於此下惡字不得若云本心有惡則所謂復初者只復其惡而已焉用學爲荀以明德謂有分數則孟子何以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乎嘗有詩云稟得氣時理亦兼何嘗天意別洪纖須看通局分明訓彼囿無虧此不添又云愚誠在氣耳惡豈根心哉賦與同人

物偏全異塞開是可見名理之正豈世儒屋耳傭目
者攸及哉立論務主和平而善利之判如一刀兩段
嘗謂玄石之爲世道害甚於尼尹光佐之凶浮於四
凶每念國勢孤危民生顚連殷憂永歎繞壁不寐忠
愛一念炳然如丹不知其身之在草野家貧屢空而
處之晏如嚴於辭受苟非其義一介不取及受養尊
城仰戴俯怵若不自勝勉胤子以至誠圖報焉答人
經禮之問必尋思擬求極其指要其周詳縝密惟恐
自誤而誤人雅不屑辭章絶不作閒言語有零藁藏
于家配貞夫人金氏其考縣監亮和沙溪先生後孫

也齒聞淑哲孝敬儆攀莅饋四十年閱盡艱窶而賓祭靡所闕先生固窮守約用底醇德得於內助者爲多生先公一年坊先公十六年始葬懷德大寺洞遷祔先生墓左系子欽成今僉正三女適金裕淵金箕馨權中建僉正男騏洙暻洙女金炳世趙秉翼李寅兢金養均長婿男蘿秀萬秀次婿女李源一嗚呼吾東之學至栗谷沙溪尤菴三先生而始開荒闢陋明體適用如文王治岐周公制禮爲斯文之宗嫡先生胚胎前光克纘厥緒妙齡求道得其所依歸本之以忠信行之以誠篤玩樂而至於驗淺存養而至於淵

密渾然博約之會功與志滿卽先生所準擬而天假大耋克遂其願卓然爲　三朝之賓師一國之元老皆非貞德之符自然而然者哉蓋其爲學規度恪守三先生成法平易明白親切端的門路眞正遵家學而溯洛建傳百世而無弊於乎休哉直彌嘗涉荊江逢先生於路次幾如孟萬年古事而瞻望不及後拜于田村見其和順所積英華睟盎端拱危坐儼若泥塑有百源整襟氣象是可驗得之深養之厚道明而德立汔今半百載而猶覺餘薰襲人也胤子以直彌有契於觀感要一言掩諸幽直彌晚生謏識癃病垂

殆曷敢妄擬其範圍乎若論其造詣所極則自有後
世堯夫直卿何敢述焉略綴其悅服者而叙之繼之
以銘銘曰
允文文正我東考亭爲百世師集羣儒成道莫與大
功莫與京直字眞訣垂裕家庭德厚流光鍾毓先生
芝之蘭其姿金玉其精惟孝惟友源本百行先立其大
明信主誠夙志勇往祖述憲章寤寐思服江漢爕爀
矻矻孳孳後禮先經肫肫翼翼左準右繩眞積力久
永觀厥成秉心之公鑑空衡平見理之眞龜卜燭明
日章錦繄天開鶴聲丹鳳銜詔白雲鎖扃囂囂眞樂

坦坦幽貞誰欲已甚身世兩忘量時量己畢生自藏
確乎介石素履彌剛不易不成功用自彰囊封獻忠
葵藿傾陽衛道伸師世教與榮斯文之望重於岱衡
之綱之紀髦士是型白賁無咎視履考祥令聞達尊
永世耿光沃州之山若斧其塋鬱鬱拱木赫赫英靈
我銘厥最遹昭千齡　崇禎紀元後四丁未唐城洪
直弼謹撰

遺事

宋如圭

公幼失怙隨慈夫人往外家申氏諸長老見其俊異

夙成莫不許以大器及歸侍王考日必早起整飭衣帶左右就養自丱角時儼如老成人鄉黨親戚之年長者莫或以兒少待之

過齋金先生自貞山移住于懷仁江回距公家十里許王考使之受業師事之公遂專意於性理之學不爲公車業終身不入科場蓋王考世稱以心學而慈夫人亦古之賢母也入則奉義方之教出則遊函丈之門動靜語默天然有則可知其法家規模矣

金參奉禧鉉文章士也自言有華陽洞所作古詩一篇公請見全篇金曰吾當誦之其書之哉公應口書

數十句字句間雖多贅牙不一問而無錯誤金大驚曰不料秀才之如此矣前頭成就不可量也

公與我嘗與諸人遊賞飛來菴日晚公與我步向貞山拜過齋先生翌日聯袂而歸歸路呼韻聯句第二聯吾口號曰雨意雲生壑公對曰秋聲鴈點天詩意淸高終以逸職致位者無乃詩爲之兆耶

公與余或語到性理公主人物性同之論吾主人物性不同之論一日公吟一絕以明性同之意使余和之余亦反其意而次焉後於潭上語及於此潭翁笑曰句則善矣他日傳道于公公嘲余曰君其落訟也

理順故句善豈有理差而句能善者乎相對一笑

公日必早起謁祠堂退而靜對書案答問賓客終日無頹惰意余嘗往候於青陽衙中時公年七十六矣夙起居修飭之節一如前日而猶讀過書逐日誦其所讀者使其孫燭下接卷以受之一無錯誤其精神非凡人所可及也

公志尚雖高而不爲崖異之行至於文字不以己所不爲陋視科儒人有自科場來者必問其所作論其利病得失無不中理其鑑識之高明人莫不歎服

性潭先生臨終見公敎曰吾家家法守拙而已公素

以謹拙之性益務謙退平生言行以一拙字爲家計矣

金在誠

記昔己亥庚子年間先生歷拜我王考於岳泉精舍王考對先人兄弟教以某也（稱表德）擧止閒雅言語詳愼身心瑩然無瑕可謂冰清玉潔人矣尤翁脚下有此佳子弟後必成大儒云王考於人鮮許可而於先生初年稱許如此在誠時在童丱傍聽此教每於拜候之際倍加欽服

問性潭狀德文字謙讓辭却云果有是否答曰豈有

是乎文辭拙澁不敢容易下筆且於總論不可無一轉語對聖希有所云云聖希曰若如此恐不無未安之端因請還家狀矣又稟貞村文字之尚今未出何歟先生喟然良久曰吾祖不幸早歿先生初年言行顧此晩生無由聞知百不記一申時叔又不在世無與相議近有本家狀草雖甚草略自此可以構出而精神氣力實難振作極悶余因又曰若遷就未遑恐遂成遺恨矣答曰誠如君言矣

崔濟默

濟默初謁先生先生曰何苦遠來濟默曰願一瞻光

辭先生曰虛名欺人實所不堪退而欲行束脩之禮金丈塽謂先生之不受贄已有平日定規不可強也乃不敢行幣儀遂以所將物請獻先生却之曰何以物爲濟默固請南上舍履穆亦爲之慫慂終不許其撝謙之德辭受之嚴於此一款亦可見矣

一日濟默從容問曰願聞先生不仕之義先生曰仕有二道爲貧也行道也行道則吾不敢與議早孤離洎祿仕亦無義也

一日先生命之食曰此眞惡草具也余則此猶難繼可謂工於喫此忘其疏糲久矣君稍家溫能堪此乎

濟默曰小子亦多居山齋未嘗具饌先生曰美饌亦非有益於人也

一日濟默閱書有未知出處者先生令其孫抽某書某篇來因手自指示如有難字則披示字書曰吾何敢教人指示則或可爲也累質累如是

人有請學則先生輒固辭若開卷講論則竟日應答不倦乃謂學者曰與君輩遊吾亦知所未知可喜也此可見有若無實若虛矣

先生神氣凝定德量宏厚辭簡而婉含蓄有餘味聞者愈久而愈悅無不充然有得聲音通暢無大小疎

數至於一飯一盥自有成法未嘗毫忽有差

先生肌膚如冰玉無煙火氣眼彩照人耳大如掌望之如神明嘗觀眞影六本其中一二本稍近而謂之七分則未也

先生家素貧壁缺窓破尤非老境所堪而不小介意非有所樂而乃如是乎

先生聞一言之善則喜動于色必稱道之又推其言以勉之是以人樂於從學

先生專尚德行不事文辭人有請文字而事涉然疑則牢却之必得其詳然後乃下筆而意語停當典雅

至於作字點畫端嚴雖尋常尺牘亦然矣

先生每於言動一言而心在言上一動而心在動上

嘗謂學者曰讀大學則於世間只知有大學然後業乃進

先生雖當耋年終日危坐觀朱子大全至夜深無少懈間多疾病若不勝衣而或入內室則必加上衣

先生平常寬靜其精義入神處人未易窺測而要從眞實上親切做去南上舍履穆嘗言吾先生眞不失赤子心人以爲知言云

孫男騏洙

先生氣像望之儼然卽之溫然見之者敬畏之中亦有親愛之心以余觀於先生實有朱狀所謂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之象焉

先生性甚精潔正直飲食衣服甚惡奢靡而亦取精潔凡案器用之類必使齊整置之有常處牀席衾褥布之必方正若小不正則亟使正之而後坐雖蒼黃急遽之際亦必如是

先生眼彩燁燁至于末年未嘗着眼鏡月下或書書札而筆畫字樣與淸晝無異易簀前數日夜對燈看曆書小註而曰字字分明或問對冊之際何不着眼

鏡耶先生曰非徒無益反不如不着故也蓋先生眼精大異凡人近視則至臨終時少者不能當或於昏夜未爇燭之時使不肖輩考見冊中字吾輩不能辨先生取而親考之瞭然分明微燈垢衣輒取極細之蝨遠視則晩年少衰人或遠坐則依俙

奉先極盡誠敬家雖貧空而祭物必預爲周旋申飭精備凡物未薦新之前未嘗先食雖魚果之屬如有所得必爲祀需而精置焉

晩年寢患頻添筋力凜綴且以痔漏脫肛之祟祭祀不得躬將而然必忍病入祭出主祝則必親讀或疾

革奄奄末由入參則於寢室肅然端坐繙繙憬悶之意見於色謂子孫曰我以主祭者未得將事已極罪悚況又不能入參如不祭之歎曷勝言哉如此而生亦何爲

脫肛之症少立則輒闖發故參祭時茶禮則伏於門外忌祀則布席伏於庭下猶或闖發則出而按入淨洗兩手而復入跪伏雖頻頻闖發按入則卽入未嘗以頻發之苦而仍坐燕室冬月極寒之時則家人悶甚固請入處而終不聽

每上疏章着道袍笠子下庭親送　批旨來到奉置

卓上下庭四拜而祇受凡於敎諭別諭之降內賜之下以是爲常至於循例下諭亦如之雖患候沉劇之時未嘗坐而受之王人之來亦未嘗以燕服接見待地主甚敬凡邑宰之爲城主者來謁則雖患候中必撤去床褥盥巾着袍而下堂迎之若病甚未由盥洗動作則寧辭以疾不見而未嘗以褻服接見

先生每遜未明而起不肖輩童年侍寢時或睡困未及起則先生撫摩吾輩衾外之手吾輩驚起則曰昔吾幼時吾祖父每如是至今追思不勝愴涕將來爾輩抱孫則亦當追思爾祖矣

先生常斂精端跪未或暫時平坐故先生之襪背常弊而底常完或有問曰長時危坐無或不便乎先生曰跪坐最便平坐則不便故也

先生常讀太極圖說通書西銘程朱行狀心說誠說朱文抄選等書夜則常誦而使侍者按卷受之至于更淺雖在病患中未嘗一日廢易簀前幾日夜精力方奄奄而強病起坐誦通書太極圖說並註使先生庶從叔煥稷執冊見之不錯一字

易簀前寢疾之時與族孫達洙略講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之義反覆開諭因勉戒

曰汝旣有志於爲學且汝之姿質純厚須努力孜孜爲實下工以繼家聲也環顧一門可以勸勵責成者惟汝故如是惓惓

凡後生之來見者少有向學之誠則喜見於色對家人子弟常常稱賞

臨終奄奄之中常以飭躬讀書愼言語敦宗族毋背古家規範之意勉戒子孫及至親諄諄懇至長孫騏殊性欠沉重先生以是憂之常使之前而從容警誡曰爾之病根最在於輕躁爾之才識不至魯鈍而工夫不能長進者亦以是也世間甚事不因輕後錯了

乎爾須猛加警惕去浮輕而務慎重吾死之後追思爾祖眷眷之意乎分看字潛心玩索則吾之死魂必傾喜而起舞也

易簀之凶音纔數莫不失聲相弔至於無知孩提之童舉皆愕然驚嗟此是先生仁德感人之深也是日天氣陰慘大風咆哮及易簀時惡風大雪震動天地即戊戌二月初十也連日風雪惡酷至十三成服日始止而陽始見

剛齋先生集卷之十四

剛齋先生集卷之十五目錄

剛齋先生集卷之十五

附錄

世系○年譜世系無載墓所之例而爲雲仍久遠之徵近代墓所附以小註云

一世諱大原宋氏系出恩津縣高麗時公爲判院事

二世諱得珠郡事或云珠當作周官舍人

三世諱春卿寶城郡事

四世諱明誼字宜之司憲府執端爲麗朝名臣與鄭圃隱諸賢相推重始家於懷德

五世諱克己進士配柳氏二十二而寡父母欲奪志負幼孤歸舅姑家 本朝孝宗大王命旌其閭○

已上並高麗人
六世諱愉號雙淸堂虎賁衛司正　太宗朝隱德不
仕
七世諱繼祀尚州判官以原從功　贈持平
八世諱順年文科禮曹正郎　贈副提學
九世諱汝諧字虞卿文科安東府使　贈禮曹參判
十世諱世良字貞夫　健元陵參奉　贈戶曹參判
十一世諱龜壽字耆叟號西阜　宗廟署副奉事
贈吏曹判書性至孝居喪白鷺巢廬與弟圭菴文
忠公麟壽妹婿成東洲悌元講學人號莫居日三

賢閭生三子應期應禎應光○應光字士觀牛峯
縣令　贈戶曹叅判第三子諱熙祚字公受貞籤
贈左承旨取從兄習靜諱邦祚第二子爲后諱時
瑩字幼輝司馬大君師傅丙子建虜僭號上疏請
斬其使第二子諱基泰爲從叔父尤菴先生后
十二世諱應期字仲遇儀賓府都事　贈左贊成生
五子欽祚承祚天祚邦祚甲祚○邦祚字永叔號
習靜司馬文科以清名直道顯光海朝斥絕權奸
黜爲平安評事以卒　贈吏曹叅議與清陰金文
正公澤堂李文靖公爲知己友金文正稱以剛直

峻潔李文靖推以豪傑材志是生師傅諱時瑩

十三世諱甲祚字元裕號睡翁中司馬兩試司饔院奉事以獨拜 西宮大節初 贈執義後以推恩贈領議政 英宗朝賜諡景獻生五子時熹時默時烈時燾時杰

十四世諱時烈字英甫號尤菴 萬曆丁未生魁司馬官左議政致仕奉朝賀道德事功爲百世宗師肅宗己巳受後 命于井邑是日星隕白氣亙天

墓淸州靑川壬坐
原配李氏合祔

甲戌叓化復官 賜諡文正

英宗丙子 贈領議政從享文廟 正宗丙申配

享 孝宗廟庭 御製碑文御筆碑面大字命刊
大王無嗣以從兄師傅諱時瑩習靜公第二胤第二子基
泰爲后
十五世諱基泰字來伯蔭都正同中樞墓水原萬義舞鳳山下艮
生原配李氏合祔後配柳氏別葬懷德外南鳳谷艮坐原生五子殷錫疇錫茂
錫淳錫晦錫
十六世諱殷錫字仁一鎭安縣監 贈吏曹參判墓黃
澗冷泉艮坐原配朴氏合祔後配申氏別葬沃川伊院辰坐原生五子一源漢源
混源浩源會源
十七世諱會源字有極 贈吏曹參議墓懷德鳳谷先兆下丑坐

原配鄭氏合祔 生子礪相

十八世諱礪相字用汝 贈吏曹參判 墓沃川郡北瓦亭松林洞坤坐原配朴氏墓懷德外南紫足巖子坐原後配柳氏墓懷德鳳谷甲坐原 生子煥明

十九世諱煥明字紡世有才行早世 贈吏曹判書

配平山申氏思德女 墓沃川松林洞先兆右岡酉坐原合兆 生子穉

圭學圭

二十世諱穉圭字奇玉是爲先生事實詳見年譜無

嗣以族兄僉樞諱得圭 野隱忠顯公後 第三子欽成爲后

二十一世欽成安城郡守 墓珍山南一面龍洞子坐原令人申氏墓公州牛井面悅美山午坐原 生子騏洙曉洙魯洙

二十二世麒洙司馬前縣監生子秉善秉和

曉洙生子秉始秉大秉健秉道秉雲秉雨

魯洙墓沃川松林洞先兆下坤坐原孺人權氏合祔繼子秉健

二十三世秉善

秉和

秉始

秉大

秉健

年譜

皇明毅宗皇帝崇禎紀元後百三十二年本朝 英宗大王三十五年己卯四月十八日 戊辰 巳時先生生于永嘉九潭里之外氏第 先生之始生形貌端秀肌膚瑩潔眼彩燁燁照人見之者已知其爲非常兒也○方其生也內舅某公夢一神人告之曰此兒當名以孝翼時王考參判公在懷德聞先生之生爲命小字而送之故不用其名矣及長孫賑洙生先生遂以神人所告命之

三十六年庚辰 先生二歲

三十七年辛巳 先生三歲

三十八年壬午 先生四歲 ○時先生在外家外黨至親行婚禮先生隨母夫人往觀羣

兒爭取彩花先生獨恬若無覩觀者異之取一朵與之亦不受蓋不屑羣兒所爲也

三十九年癸未 先生五歲

四十年甲申 先生六歲 九月丁判書公憂 先生時在外家聞病患急報隨母夫人還家中路承訃哀痛攀擗無異成人見者嗟歎

四十一年乙酉 先生七歲

四十二年丙戌 先生八歲

四十三年丁亥 先生九歲 ○是歲就學于外家蓋先生之舅申公及外黨諸從文學行義有可楷範故先生受王考命遂往學焉潛心劬書不煩教督而文理日進外黨長者莫不稱歎

四十四年戊子 先生十歲

四十五年己丑 先生十一歲

四十六年庚寅 先生十二歲

四十七年辛卯 先生十三歲 是歲自九潭還懷德月浦本第 先生自幼不好嬉戲言笑不安動止有常讀書未嘗草率涉獵專意究索學業漸就識趣日進日侍參判公左右服勤夙夜不懈宗黨咸稱賞焉

四十八年壬辰 先生十四歲

四十九年癸巳 先生十五歲 十月行冠禮

五十年甲午 先生十六歲 四月聘夫人光山金氏 沙溪先生後孫縣監諱亮和女約婚後人有以閨中有疾流言沮之者參判公難之先生稟以爲道理不當如是遂娶焉而夫人實不病聞者歎服

五十一年乙未 先生十七歲

五十二年丙申 先生十八歲 是年夏就學于再從叔心齋先生 心齋先生期許甚重每擬如王其八

正宗大王元年丁酉 先生十九歲

二年戊戌 先生二十歲

三年己亥 先生二十一歲 是年受業于過齋金先生 先生自委禽之歲已受知於金先生至是請業先生素不治舉業遂專意於聖賢之學金先生益加獎勵期以遠太

四年庚子 先生二十二歲

五年辛丑 先生二十三歲

六年壬寅 先生二十四歲

七年癸卯 先生二十五歲 ○是歲過齋先生移寓清州之砂山與先生月浦所居相近晨夕

性理講詩書壹

八年甲辰 先生二十六歲

九年乙巳 先生二十七歲 六月丁祖考參判公憂

十年丙午 先生二十八歲

十一年丁未 先生二十九歲

十二年戊申 先生三十歲

十三年己酉 先生三十一歲

十四年庚戌 先生三十二歲 四月丁申夫人憂 先生之丁判書公憂也以稚昧未能執禮常以爲至痛及遭夫人憂哀毁過節守廬盡制三年不見夫人面出入几筵必開內門服闋後將謁廟入內先生幼女亟開內門曰父主入來矣夫人疾劇時忽食生雉鷄含等物或背

節且未獲未及進嘗○先生嘗在九潭聞癠患之報疾馳而歸峽路崎嶇時遂終身不食二物
又昏黑行人斷絕適有虎前導數十里及投店而還聞者異之此未知的在何時故附于此

十五年辛亥先生三十三歲

十六年壬子先生三十四歲

十七年癸丑先生三十五歲十一月哭季氏

十八年甲寅先生三十六歲是年自月浦移寓田村蓋取近金先生貞山所居也

十九年乙卯先生三十七歲

二十年丙辰先生三十八歲

二十一年丁巳先生三十九歲

二十二年戊午先生四十歲五月道臣韓用和以學有淵源望重士林薦于朝六月拜英陵參奉不就

二十三年己未先生四十一歲正月哭過齋先生葬以九月有祭文

拜元子宮講學廳僚屬○內賜雅誦一帙○

自貞山輸來朱子大全一帙此冊源委煞有曲折蓋蘇堤宗家元有朱子大全二帙一則今在性潭件也一是貞山輸來件也始在某年自性潭借看一帙于宗家又自性潭轉借于貞山而性潭先生則又借一帙于宗家此冊乃尤翁所嘗親閱者也後某年宗孫宅主宰南原又新印一帙而告于性

潭曰姪旣有新印昔年所先借一帙則承納焉蓋指貞山轉借帙也其後性潭謂過齋曰冊中所在大全宗姪旣許付于我今爲我冊須還之而尊則借等耳要借看吾家所在之帙如何過齋果換借而來過齋下世後先生請得其冊于宗姪欽書遂自貞山輸來于家矣世之驟聞者未詳顚末胥動訛言乃曰此冊自尤翁傳之遂菴遂菴傳之南塘南塘傳之雲坪雲坪傳之性潭性潭傳之先生也有若傳衣鉢者然若以是冊爲傳鉢之書則尤翁之後當在黃江安得仍留于宗家也傳之遂菴之

說已爲爽實至於再傳三傳之說尤無苗脈矣人之爲言既屬虛誕而性潭後承亦未之察也至以受傳之言疑眩之辭糢糊說及於性潭家狀中固無損益於先生而在後學不可不知也

二十四年庚申（先生四十二歲）正月拜 世子侍講院諮議

經筵官書筵官 下別諭召之上疏辭不就（是時純祖冊儲位心齋先生以贊善承 名赴朝上下別諭於先生曰昔我 先王孝廟光陞儲位也始設贊善進善諮議等職以待山林之士時則有金文敬公爲贊善爾祖文正公爲進善徵士李惟泰爲諮議至今稱宮僚之盛揀可以比隆於三代爾予承 先王之丕基行冊儲之大禮而爾之從叔都憲爲贊善爾爲諮議凡周亦世有奕其光爾豈不與有榮矣乎爾以爾家之人講道邱園克紹家聲

登招旌之列而靡挾冊之任予心欣喜何以形喩爾須亟回東岡之志儀我講肆又命乘馹下諭不書偽號

六月 正宗大王昇遐入縣庭擧哀公除後 貞純大妃特下諭名 嗣聖又以別諭敦召上疏陳慰仍辭 名命別諭略曰爾以先王嫡傳之孫膺先王旌招之列罔守東岡不忍憣然是豈予所望於爾哉嗚呼小子不天遭此愍凶藐然冲歲煢煢在疚而國勢岌業人情震蕩朝象泮渙民事艱虞于斯時也輔導我德性資益我問學政須林下讀書之士則予之所以企望於爾者尤豈前日之比也云云

八月陞拜戶曹佐郎是冬又 下別諭

純祖大王元年辛酉先生四十三歲正月拜司憲府持平

貞純大妃又下諭名上疏辭 大妃諭旨略曰予固未接爾面目未聽爾謨猷而尚此惓惓於招徠之禮者誠以爾爲先正之孫足可以無忝乃祖一心王室成就 冲王之德資益冲王之學故也爾以乃祖之孫聽予體先之諭不忘所以幡然則是豈特負予知也非所以承爾家休烈也云云○是疏末段曰臣從遊於先生果入金正默之門則自處之義有不敢比於恒人而不安爲朝著間所攛掇顧何可抗顏冒進滓穢清朝乎大司諫俞岳柱繼而疏請金先生復遞 上詢于大臣大臣奏曰金 正默之復遞亦所以特開宋穉圭進身之路 上遂命復遞

二月又承 別諭上章陳情兼辭 經筵官 諭旨略曰爾 以世祿之家本非隱遯之比則縱我遐棄獨不念 先王之所特簡 慈聖之所虛佇乎況師門之私義今無可引臺垣之新銜亦已許解此皆出於爲爾進身惓惓欲致之意云云

五月 上遣史官諭名仍有偕來之命附奏懇辭

繼又上疏而疏未及達史官旋卽再來傳諭期於偕來又懇辭諭辭略曰閔予小子煢然在疚付托艱大機務叢脞于斯時也出入啓沃輔導我薰陶我捨爾其誰顧今法筵日開儒臣大僚勸講資益而淺奥之經旨精微之義理必待專門宿學之討論講明此時望爾不啻如渴云云再諭略曰淮爾生長詩禮之家服習家庭之訓自在先朝已登招旌之列此時輔導成就之責捨爾誰歟云云

六月史官來留日久先生不敢晏然在家入縣待罪史官馳啓 上命還史官繼降諭旨有歸次講病之教先生始還第諭旨略曰向於疏批罄予勤懇之意益切側席之思今見史官馳啓遐心莫回靡命無期莫非予誠淺之致可勝歎歎爾以先正之孫當今日一初之治誠宜出入講筵輔導寡躬克趾先美展布所蘊而固守東岡不思幡然是豈所望於爾者哉經筵勸講

慈聖以日熱姑命停止爾須待生凉卽爲登途庸副至意至於待罪縣獄萬萬過矣萬萬過矣卽爲歸次調病

七月拜司憲府掌令上疏辭 不許

八月 上遣史官許遞憲職敦名益懇附奏懇辭諭旨略曰爾以先正孫讀先正書所講劘者義理也所蘊抱者經綸也息先以勗不仕無義而以巽爲義以病爲辭聽猶藐藐終靳于于雖愧予誠禮之未孚而獨不念世祿非嘉遯之比家學任經濟之責乎予既有必致爾之心爾豈有遐棄予之理不靡以臺銜只待以經筵者寔出於求助如渴之意云云

慈聖又遣史官別諭敦名仍令偕來別諭略曰目今慈憫萬事無過於輔導我冲王況爾以其地則先正之後孫以其學則先朝之深許也輔導啓沃捨爾而要誰之責敦諭屢下巽牘輒至此莫非予未孚人誠不足以致賢識不足以燃政之

故撫躬戀恧無以爲喩爾須莫謂予不誠莫靳予無知亟回遐心翻然登途云云史官來

留累月先生不勝惶恐三上疏乞　台還史官

上不許批旨愈隆

十月又　下敦諭是時　上筵教于大臣曰連開講席所望於山林宿德之啓沃左右者誠不淺淺經筵官招徠豈可虛徐方敦諭於宋秉圭大臣亦以此企待之意懇勸儒賢必致其幡然甚好甚好

二年壬戌先生四十四歲正月　上召還史官二月因筵臣

奏請繼　下別諭略曰自予恩見爾而未見者居然三載于今邱園玉帛遐心莫同白露蒹葭悵想曷喩予雖凉德亦方訪求治道耿爲漢唐凡主惟爾半世林下所究者堯舜之道也况以先正之孫夙負士望義同休戚世德作求若使先正有知其必曰世臣無可去之義爾可以

出而仕矣云云上疏陳情

二月又拜掌令促　名上疏辭

七月又拜掌令上疏辭

十月　敎諭又降又上疏辭○時新刊陶菴集送一帙于先生先生辭不受人多疑之門人有問者先生曰當初李黃州之來訪我也謂當印送一帙余曰亦欲亟送于性潭否潭翁之於先生門路雖殊平日尊慕少無差殊亟送甚好云爾則李黃州亦肯許後於潭上語及於此潭翁亦樂聞矣及其印送也只送於我而不送于潭上故余不敢遽受

答以潭翁是我堂內叉兄也前旣承諾今我獨受

誠有所難安並送則當謹受云云矣因不復來可歎

而在我道理自不得不然也

三年癸亥 先生四十五歲 二月 上又下諭令上疏辭 諭旨略曰

嗚呼予之必欲致爾於朝端者以爾之地處與他自別所講者先正之學業也所守者先正之義理也出處行止必以先正爲準而惟昔先正起自邱園佑我 孝廟風期之密契合之隆至今爲昭代盛事則爾豈不以先正之心爲心以事予寡昧乎哉云云

十二月 上又遣史官諭召附奏懇辭

四年甲子 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 上因仁政殿火變遣史官諭召有以來不來卜治不治等語附奏懇辭

七月陞拜軍資監正
十月復拜掌令上疏辭 上遣玉堂問經筵繼講
冊子又遜辭
五年乙丑先生四十七歲正月 貞純大妃昇遐入縣庭舉
哀上疏陳慰
二月 上以 因山月數進退遣禮郎問議辭不
獻議
六月 因山後上疏陳慰兼辭職名仍陳不能製
進輓章之罪 上又遣史官諭名附奏懇辭
七月拜司憲府執義上疏辭

六年丙寅（先生四十八歲）正月　貞純大妃練後上疏陳慰
兼辭職名

七年丁卯（先生四十九歲）正月　貞純大妃祥事後　上遣
禮郎問　祔廟儀節辭不獻議　上又遣玉堂問
經筵繼講冊子先生以讀書次第已著於朱子所
編近思錄中仰對

八月哭再從叔性潭先生（有祭文）

八年戊辰（先生五十歲）閏五月　上別諭召之上疏辭

六月　上遣史官傳諭命薦林下宿德之士先生
以抱疾罕出愚蒙無知等語仰對　上再遣史官

申諭前命又固辭○是歲取野隱忠顯公後孫獲兄僉樞得圭之子欽成爲後

九年己巳 先生五十一歲 冬自田村移寓鰲村

十年庚午 先生五十二歲 四月拜執義上疏辭

九月復拜執義

十一年辛未 先生五十三歲 三月 召命又下敦勉懇至上疏辭 諭旨略曰林下讀書非爲獨善其身蓋欲兼濟世道是以古之聖王以求賢爲急先之務古之良弼亦必以進身爲當然底義而干旄之盛禮未摯遺軸之遐心莫回此雖予誠淺辭拙未能孚感而爾何爲遺世果忍必欲長往云云

十二年壬申 先生五十四歲 六月拜 世子侍講院進善先

生以　聖候康復賀儀已舉　元良定位冊禮將行而未得遷朝上疏辭職仍待罪　批旨舉性潭先生赴名冊禮時事以先正之後贊成之親先君以思前人是似等語　聖諭諄諄先生以朱子封事中賈誼早諭教選左右之說及後世帝王之疎略於教子等說又上疏陳勉兼辭臺職宮銜

八月　王世子冊禮後自　王大妃殿及　惠慶宮　嘉順宮各下官服次表裏先生上疏辭職兼辭表裏　不許

十一月因大臣筵白陞通政階　下別諭名之諭旨

縷縷五六百言而末段曰嗚呼小子好賢有爲之誠雖未及於孝廟之禮遇先正而爾以先正之
肖孫獨不可以先正輔孝廟之事以輔予今日乎毋曰予小子先正是似卽予區區之望也云云
先生附奏懇辭尋拜工曹參議又上疏辭

十三年癸酉 先生五十五歲 五月拜成均館祭酒上疏辭

上遣史官敦名益勤附奏固辭

十四年甲戌 先生五十六歲

十五年乙亥 先生五十七歲 正月陞嘉善階拜 世子侍講院贊善上疏辭 不許 批略曰以卿所學莫肯惠我是誠予反省處顧今我
元良知思日開講學日就蒙養作聖之功政在此時望須幡然副予側席之望

二月拜工曹參判又上疏辭

十二月　上遣禮官問　惠慶宮喪事服制及公除後祀典疑文先生以邦朝莫重變禮不敢妄對辭不獻議

十六年丙子（先生五十八歲）正月上疏陳慰兼辭職名〇哭仲女金氏婦

三月拜司憲府大司憲上疏辭

九月上疏辭職仍謝追榮　恩典

十月復拜大司憲

十七年丁丑（先生五十九歲）三月　王世子入學後陞嘉義拜大司憲上疏辭　不許（批略曰是年即吾家吉慶之會也儲宮入學禮

行崗讓延頸之忱入路同然卿以胄筵舊僚遠在山樊未覩盛舉必不禁耿結之戀也至於晉秩之命即寓慶飾喜之意卿之膺是命庸可已乎顧今當肆之講筵日開胄子之知思漸長此政宿德宏儒涵養薰陶輔翼將就之時也望卿要勿辭遜趂即造朝毋負予延佇之至意

五月長孫騏洙生

九月移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 召命繼下上疏辭

十月拜大司憲有周恤之 命繼下別諭略曰廩繼粟庖繼肉著於鄉書熟而薦服而謝載於戴經今茲若而不腆之物固不足以表予平日禮待之至意而卿乃過於辭㢲不為領受誠非始料所及不覺黯然自愧原憲蓬廬烟火蕭然仲由緼袍風雪淒其肆予念卿清寒物雖不稱望卿體予心曲受言勿辭 先生上疏固辭仍辭本

兼諸職 疏略曰虛縻官銜久損朝體臣內愧私分外懼公議而亦恐殿下之教胄將不免於朱子所謂疏略云云 優批不許 批略曰望卿念紫陽勉學之格言述先正盡忠之家訓幡然改圖惠然肯來風憲之職果是匡君正俗之重任此時此任非卿伊誰云云

十八年戊寅 先生六十歲 四月上疏辭憲職 不許 批略曰高閣之晝漏稀報邇英之講席頻開此時啓沃薰陶之責捨卿伊誰況又雷肆開筵輔導成就允須林下老成之人以卿宿德豈可固守東岡莫予肯顧乎竦聞登途庸副予如渴之望云云

十二月又上疏辭 批又累百言辭益懇摯

八月孫晚洙生

十九年己卯 先生六十一歲 三月 上下別諭召之 略曰卿以大賢之裔蘊有爲之學懷瑾握瑜不肯自展安隱遯之名棄君臣之義不亦惑乎元良著作之禮於焉近

止望卿毋謂予不足與爲憣然而起責我大禮儀我朝端先生惶恐上疏辭批略曰卿即先正之孫也先正事我孝廟大義則丕聞於百世洪猷則克贊於裕後卿在此時輔儲之任豈偶然也哉春宮冠首之禮是中外同慶之辰而予之所以必欲致卿者豈直爲三加之責禮而然也予則當以聖祖之待先正者待卿卿則當以先正向國之心爲心卿其無負予誠飭起造朝云云

上遣禮郎問春宮冠禮時服色以通變之節有難容易獻議爲對○四月十八日即先生周甲而子弟門生欲設酌稱慶先生以程子當倍悲痛之意不許是日只略設

六月上疏辭憲職兼辭錫馬 恩典

十一月 東宮嘉禮後 內賜鹿皮先生以有罪而逃刑罔功而叨賞上疏辭

二十年庚辰先生六十二歲五月又拜大司憲肴名命上

疏辭批答曰昔卿家先正難進易退固守東岡而惟我聖祖禮隆誠孚俾回遐心予既以

聖祖之心爲心卿當以先正之心爲心而幾年旋

招尚遲馹縶此豈始慮之攸及哉見今殿角風薰

虞軆日永此時思卿不啻如渴而胄筵資益尤須

老成悠悠萬事莫急於此卿試思之使先正而當

今日其進其退義將何居風憲之任輔導之責惟

卿是待勿復辭巽塡閭上來庸副予側席之望

九月會諸生講學于丞州之忠賢書院

二十一年辛巳先生六十三歲三月孝懿大妃昇遐入縣

庭舉哀上疏陳慰

五月上遣說書張敎根問因山前春宮開講

當否先生以大臣及賓客獻議援例而欲做名對

之儀者實出於勉進問學之誠據禮而欲從先正
之論者亦主於孝弟爲先之意略有守經從權之
別惟在酌量義理事勢而自 上裁處之意仰對
同月 上又遣禮郎問 山陵合祔時將事所服
先生以 王朝莫重之禮未有經文之可據者不
得不參用士禮之意仰對

六月拜大司憲

二十二年壬午 先生六十四歲 二月哭貞夫人金氏

同月拜大司憲

二十三年癸未 先生六十五歲 正月拜大司憲

二月　嘉順宮甍逝上疏陳慰　上遣禮郞問審禮疑文先生以禮堂援據數條盡情文之意仰對

九月　上以李文成忝祀系事遣禮郞收議獻議略曰先正臣李珥宗事因故相臣金壽興往復商確於臣先祖文正公臣時烈建白于　朝成命特下倫紀大定者已百有餘年而今此李希祖之疏乃以宗統隳壞神理幽枉爲言且以臣祖之書隱然以爲有所激而不得其正臣讀之未終自不覺駭汗浹背臣之不敢妄有所開喙者又奚但以其固陋愚蒙而已也第竊念伊時公私文蹟具在今日肯綮公議未泯惟在自　上裁處之如何耳

二十四年甲申先生六十六歲正月拜大司憲上疏辭

九月拜大司憲上疏辭

二十五年乙酉先生六十七歲正月上疏辭憲職

三月哭子婦申氏

六月 下別諭敦名上疏辭

三十六年丙戌先生六十八歲正月 上遣史官敦諭縷縷累百言 略曰國事多艱憂虞溢目非但得賢共理輔予不逮之爲急春官教導之方實資於長德邃學 兩聖朝所以行於先正暨贊成者予安得不望於卿乎云云 上疏辭 批略曰士之欲獨善其身特不遇者所爲耳不曰不仕無義乎何獨自甘肥遯視予若浼不以先正之心爲心而任斯世之責乎予惟所望者厚故所言者切卿其諒之卿其諒之

十二月因宰臣尹命烈大臣沈象奎疏劄上疏待罪時以松都豊德合縣聖殿埋牌事有申綱輩疏事而燕岐儒生韓慶岳作擬與先生書書入於清州掛書罪人文書搜探中至徹朝廷兩臣劄中有擬與贅郵書一案之說申與韓於先生自是素

昧元不相干劄語只舉擬書爲彼案亦非有干於先生而先生以鼇村書三字之登於章疏爲不安

上疏待罪　上優批　略曰擬書一事凶徒怪鬼歘弄朝廷之悖肚至及於卿於卿何有卿以先正肖孫學術德望爲朝野矜式卿不起而輔予明天理正人心斥譬言端士趍而乃有此引咎辭𢎞之語不亦果於忘世乎　○時先生之子欽底筮仕來幾因

大臣沈象奎筵白有勿拘詞訟差送本道守令之

命除木川縣監

二十七年丁亥　先生六十九歲　二月　王世子代理

同月就養于木川衙中五月還第　先生爲承惠養之德意就養數月而還

七月　元孫誕降先生上書陳賀仍辭兼帶諸職

書略曰我　邸下睿質天成令聞夙彰而未滿弱冠之年遽膺代勞之　命責任之重宜若不能無動心者而克念克敬夙夜匪懈政令施措之間罔或有違羣情翕然愛戴冞切必須益懋　睿學益進睿德所知所行各臻其極然後可以躋治於唐虞有光于　祖宗而所以懋學進德之要朱子之告於其君者詳且盡矣　命取其奏劄諸篇之最切於今日受用者而進講於書筵淡究而實體之則其收效也當如何哉

八月拜大司憲　徽號誕進後頒賜鹿皮上書辭

九月　上號及進爵後頒賜鹿皮二令又上書辭

十二月哭蔡兄僉樞得圭加痳三月 子欽成之生親而情分最好故也

二十八年戊子 先生七十歲

二十九年己丑(先生七十一歲)三月上書辭　進識後頒賜
鹿皮
六月有逐朔優送米肉之　令上書辭　不許
七月再上書辭又　不許
九月拜大司憲上書辭兼辭月送米肉
十一月拜　世孫師
十二月因先生固辭米肉　遣史官傳諭(略曰屢次傳宣余意而卿何一向固辭優老禮待即出崇儒重道亦越我家法卿何不諒乎卿其安心領受云云)
三十年庚寅(先生七十二歲)二月上書辭　世孫師仍乞收
米肉之　令(書答略曰世孫幼冲之齡薰陶養正之方必先左右正人而惟卿先正誼)

家朝家之優待非特山林而已望卿叟勿固辭幡然趍朝輔余涼德仍恭封冊之慶禮庸副余望所送月需特函優老之典云云

三月　遣禮郎問　大報壇祭享祝上旬日不用初字當否獻議略曰竊伏念上旬日之不用初字是大統曆之例則壇享祝之前所不能然恐是一時偶然之失而今欲釐正之者乃出於睿念之審愼而實關乎尊周之大義云云

五月　王世子薨逝入縣庭擧哀　上遣禮官問服制先生以今此　邦禮係是先祖臣得禍之案心神驚錯尤何以措舌仰對先生如是引嫌而微意則可見矣

六月上疏陳慰先生前後上疏不書僞號而此疏之到喉院也承旨姜浚欽以違格還下送先生更治疏以進而依前不書僞號疏末略言自始有疏事以來至今三十餘年曾不以違

格退之則朝家所以處之者豈無所以哉政院之今忽以是爲言臣有所不敢知者而臣若因以書之則甚無謂玆敢依前不書而見退之餘第功縮縮云云　批略曰下款事咎在喉院慰章雖緩何必滚引云云

七月又遣禮郎問邦禮疑文府未獻議

八月王世子襄禮後上疏陳慰

同月上遣史官諭旨時王世子襄禮後定行王世孫冊禮而特有敎名之命諭旨略曰今玆世孫封冊雖是有國之常事在予此日情理其爲孝喜慶祝與天无疆况予冠首之日我先王延致宋李兩儒賓於朝郎又予所當繼述者也卿須趂期趨朝以賁飾盛典使幼孫早有觀感云云

九月拜世孫侍講院贊善王世子喪後世孫仍冊儲位而復設春

抗故先生仍兼是職先生以冊禮時未赴　名命上疏待罪

十月上疏辭冊禮後豹皮　頒賜

十二月拜大司憲上疏辭

三十一年辛卯先生七十三歲二月拜吏曹參判

五月　王世子常享後上疏陳慰

十二月拜大司憲且因大臣金履喬筵白有先生之子欽成道內守令差送之　命先生上疏辭職仍乞停撤米肉之　恩還收除邑之　命批略曰卿子近地守令差送之請右相之言實合優待之禮米肉之致由於養老之意則到今還寢雖恐有不承權輿之歎然卿既苦心力辭已及數載一向相強亦非以誠實待卿之道特許寢之以安卿心云云

三十二年壬辰 先生七十四歲 二月又拜大司憲上疏辭
九月以 王世孫開講 上遣史官別諭敦召 略曰
自予嗣服以來寤寐致卿者積有年矣而尚未一
見卿面此固予德薄誠淺而然予庸慚歎見今春
邸開講吉日已涓予心之一喜一懼卿必諱之卿
於此時亦必切延頸之忱蒙養之方正須如卿宿
德薰陶誘掖成就溫文之性永基无疆之休悠悠
萬事孰大於是卿以先正之孫追先正之事正在
於今日予之望卿安
得不有倍於前云云 先生上疏辭 召命兼辭
頒賜鹿皮 批略曰繼述之方先從早諭君臣之間
亦講世誼然則今日輔弼之責安得不
先求之於卿家欲求之於卿家則咨于卿士詢于
衆庶老成宿德又非卿而誰見今書筵日開知恩
日長此時思卿比之前日不啻百倍望卿享加調
攝遄臻勿藥幡然登途以副予虛佇之心云云
三十三年癸巳 先生七十五歲 正月村閭癘疫大熾避寓仍

就養于青陽衙中（先生子欽成時爲青陽縣監）

八月拜大司憲上疏辭

九月哭長女金氏婦

十二月孫魯洙生○（門人宋欽文張憲周等來會于衙中留侍數月晨夕講討）

三十四年甲午（先生七十六歲）四月村癘始息自青陽還第

十一月　純祖大王昇遐入縣庭舉哀上疏陳慰

○以　王世孫成服時冠禮當否禮官秉　命來

問（獻議略曰禮官銜命遠臨詢以因喪而冠之禮臣早孤餘生聞命掩泣益無以爲心今此禮曹所陳疑禮問解之說似當爲今日之可據云云○問解有曰孔子曰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明年夏六月旣葬冠而朝於祖云云）

十二月領敦寧趙萬永疏請　大行大王世室

上遣禮官問議獻議略曰我　大行大王至仁盛德度越百王而臨御三十餘載率由舊章治化隆洽今於世室之議孰敢有間然者顧臣草萊賤品庸愚僭陋最出人下猥厠詢蕘之列妄議莫重典禮則貽累清朝當如何哉云云

憲宗大王元年乙未先生七十七歲五月　因山後上疏陳

慰藉勉進　聖學啓曰嗚呼我　殿下方在沖穉之齡而遽膺艱大之投目今急務莫先於保護　聖躬將就聖學而苟欲保護而將就臣之愚昧竊以爲未有切於進講小學一書小而服食起居之節具於是大而修齊治平之道本於是所以充完血氣涵養德性皆不可捨是而他求矣且是書所引夫孰非要切者而若九容九思敬勝怠義勝慾等諸條尤是服膺而不可須臾忽者也願　殿下從事於此念釋在茲至於朱子所謂嚴師親友之道在人主則惟在於左右輔

弼之臣雯願殿下敬禮大臣親近正士以盡薰
陶資益之方云云 批略曰卿卽我純祖冊儲
初胄筵之臣也室其追報之誠非比他人而
今此陳勉寔出忠愛致不眷眷而服膺云云

六月拜大司憲上疏辭

十一月因大臣筵白陞資憲階 遣史官別諭敎

名略曰昔我 孝廟盛際先正密贊大業亦粤我
正廟在宥卿乃早膺旌招三朝之禮遇罙隆
國人之矜式愈重予雖冲藐夙有嚮慕曷敢不以
我列祖之心爲心而或忽於尊賢德篤世好之
義乎予小子獲戾于天煢煢含恤而得至于今者
上而惟我 兩慈聖是覆是庇下而所倚毗者惟
在老成宿德之左右予輔導予則當今日任是責
者捨卿伊誰況今國勢之孤危若無止泊小子之
冲藐無所倚毗者以先正之心爲心則亦豈可固
守東岡之志不思所以裨輔予冲子之道乎 正卿
陞秩寔出念舊之懷卿必愴昔日之禮遇
攬小子之孤苦幡然改悟勉回遐心云云

上疏辭

十二月拜刑曹判書

二年丙申 先生七十八歲 正月上疏辭本兼諸職

十一月 純祖大王大祥後上疏陳慰

三年丁酉 先生七十九歲

四年戊戌 先生八十歲 正月陞正憲階

二月十日申時以宿患考終于正寢 先生素患風痰之證自前冬添劇一直彌留氣力漸次消鑠而精神不少爽平日庭訓每以飭躬修行敦宗睦族爲雅言而是日又申申提及且以家間累世文字之有志未就過齋行狀之未及卒工爲負罪且以父祖兩世細禮之意申托於子欽成日向申欲起大便時風日甚酷而侍者以先生氣力之澌盡請取大便於房中先生以聖賢經傳及先集之羅列左右心有所不安强起行便於門外左右扶將而入及席未安而

卒○訃聞 上震悼撤朝市別致賻傳曰宋祭酒以林下宿德久被 先朝之禮遇而予小子嗣服以後尚未遂招延之誠方切歎悵今聞逝音不勝傷盡之至喪葬等需令該曹照例舉行造墓擔持軍亦令本道題給太學生徒設位而哭又操文來奠門人環經者百餘人緦布巾帶加單股經以喪之而各隨恩義或三年或期年或九月或七月或五月或三月

閏四月二十一日寅時葬于沃川郡陽內寧國寺左麓戌坐原遷夫人墓而合祔焉門人士友會下者千餘人夫人墓始葬懷德縣北大寺洞至是遷而祔左○家狀戊子欽成撰

五年己亥十二月　上遣禮郎弔孤致祭 弔祭之命下於訃聞之初而本家以力不贍今始涓日祇受士友之來會者千餘人

七年辛丑正月因大臣趙寅永筵白　特命不待諡狀賜諡文簡 道德博聞曰文一德不懈曰簡

九年癸卯四月躋享于沃川龍門影堂 祠在九菴先生嶽降之地而刱建於肅廟丁丑奉安尤翁眞像其後追配性潭眞像至是士論齊發以先生眞像躋配焉

十三年丁未十二月墓誌銘成 祭酒洪公直弼撰

當宁二年乙丑八月開刊文集

剛齋先生集卷之十五 終

右我王考文簡公遺稿也王考雅不喜著述而遠近謁文者踵至其迫而後應副者亦不收藁散逸過半矣我先人掇拾斷爛之畱存者撮刪裒輯編爲十二冊以家力不逮未及鋟梓而遽爾下世嗚呼痛哉不肖輩淺懼先志未遂苦塊之中不住校讎歲乙丑始付剞劂而竊惟文稿之刊行也卷帙裒如則易或散落而妨於壽傳覽者亦患其支煩不如約之爲貴故就其中更加刪削詩疏以下各文或刪其強半或刪其三之二至於墓文行狀亦略加存拔尾附若干附錄爲七冊凡七箇月而功

訖以我綿力固難經紀而門下諸公曾有修稧於
墓下者遂以此藉手而殫力拮据乃獲有成此莫
非諸公誠力之攸曁也而諸公間多凋謝今焉存
者幾希我先人亦不及見成俯仰愴恨寧容殫述
所刪之否謹更繕寫別爲遺書六冊藏之巾衍以
竢日後紓力刊傳云爾不肖孫騏洙謹識